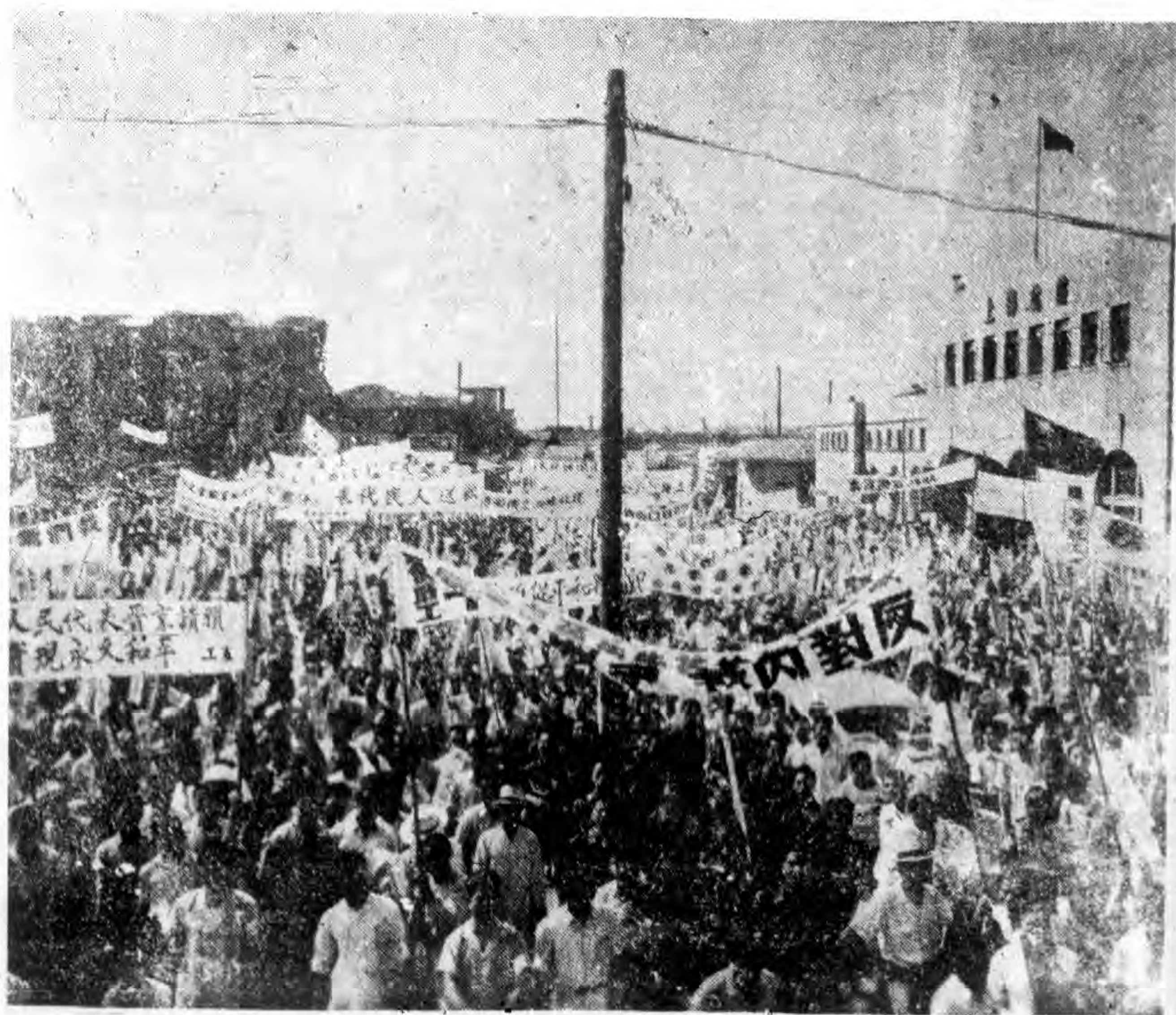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五年
六月三十日出版

第 第
九 十
期 一
卷 卷

刊 週



行發社誌雜衆羣

社 論 上海人民的和平運動

上海各階層人民捲起了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偉大浪潮，五萬人歡送他們的請願代表，在遊行中，歡送隊伍又被更廣大的民衆沿途歡迎着，上海統治者的壓迫沒有阻止了他們，特務份子的破壞沒有拆散了他們，下關慘案沒有嚇退了他們，他們更高的舉起着反戰與和平的旗子，更響的喊着反戰與和平的口號。

反對內戰，要求和平，這不只是上海人民的迫切要求，同時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上海人民的先進行動，他們的喊聲，無疑的將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與響應。

中國共產黨人和解放區人民完全歡迎和擁護上海人民的呼聲，因為反戰與和平，同樣是中國共產黨人和解放區人民的迫切要求。我們共產黨人爲和平民主，爲無條件停戰，已經盡了一切努力。最近二十多天的談判中，爲了爭取長期停戰，我們又曾提出由易到難，逐一解決的方法，但爲國民黨當局所拒絕，我們以許多重大的讓步換取對於恢復交通與東北停戰的協議，但又被國民黨當局拒不簽字，國民黨當局堅持停戰、交通與整軍同時解決，而他們所提出之整軍補充方案，則企圖以軍隊駐地問題，推翻政協會議以來以政治軍，軍民分治，及軍政軍訓，軍令分工之整軍三原則，換言之，就是企圖以此維持以軍治政，以軍治民的軍事獨裁主義。我們擁護軍隊國家化，但同時堅持取消軍事獨裁主義，實行政治民主主義，倘若我們在整軍問題上放棄上述整軍三原則，其結果就必然走到否認政治民主主義，承認軍事獨裁主義，而軍事獨裁主義是內戰的禍胎。所以，爲了和平，我們願意考慮若干具體讓步，以求妥協；而同時，爲了永久和平，我們決不能也不應該放棄整軍原則，承認內戰禍胎。現在，休戰有效期間只剩三天了，如果國民黨當局不肯收回其不承認內戰禍胎，便訴之武力的企圖，則內戰慘禍已迫於眉睫！

國民黨好戰獨裁份子對於和平談判之沒有誠意，更在於他們一方面，利用休戰談判以麻痹人民，又一方面，却積極進行進攻解放區的軍事準備。在美國的幫助下，他們已經完成了這一準備。爲了製造爆發大規模內戰的藉口，他們把一切罪名和責任推在共產黨身上，聲稱共產黨「無期不延，無案不翻」，「有力則打，無力求和」，談判中的無理要求，也是爲了這個目的。

國民黨好戰份子完全明白，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口號，是針對他們而發，因爲只有他們才要內戰，不要和平，因此他們仇視上海人民反內戰、爭和平運動，千方百計的破壞它。他們武斷上海反內戰、爭和平運動爲共產黨所指使，污蔑諸位代表爲冒名代表，製造下關慘案，藉口妨礙自由以逮捕上海遊行市民，製造「非法團體」之罪名，特務打手橫行於上海。毫無疑義的，還會出現更多的造謠、欺騙、挑撥、暗害等無恥伎倆，乘人民之不備以中傷人民，造出藉口和罪名以打擊人民。上海人民需要高度的警覺，及時發現和揭露好戰份子的一切陰謀，予以擊破，以便鞏固自己的行列，堅持反戰、和平的神聖事業。

內戰慘禍迫於眉睫，人民應該把它阻止下去！

我們所堅持的整軍原則

在政協會議上，國民黨代表和蔣主席親自起立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和軍事問題決議中，曾明確規定：「軍隊應適應國防需要，依民主政制與國情，改革軍制，實行軍黨分立，軍民分治，改進軍事教育」。『廢止軍隊干涉政治』。

政協會議後，二月二十五日經三人小組，本政協決議精神與軍政軍令軍訓分工原則，協定了整編軍隊的基本方案。換言之，從政協會議以來，關於整編和改革軍隊，存在着四個公認的原則：即「軍黨分立」「以政治軍」「軍民分治」與「軍令軍政軍訓分工」。中國共產黨完全擁護這些原則，並認為整編方案的具體實施，惟有依據這些原則辦事，才做得通。過去我們如是主張，今日，我們更其堅持這些主張。

一

為什麼？中國的社會是半封建的社會，在朝黨執政者的頭腦中，所有的是以武力征服又以武力統治的軍事獨裁的思想，具有軍隊與武裝，便具備了一切，歷來不關心不考慮人民的民主生活與基本權利。三十多年來，從袁世凱時代起，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是支持一個軍閥打另一個軍閥，不斷的軍閥混戰，是由此而來。二十年來帝國主義一方面支援國民黨統治集團去和另一國民黨軍人集團混戰，另一方面去攻擊人民革命運動，——包括鎮壓大城市人民爭取自由獨立解放的羣衆運動，與鄉村中人民爭取民主自由農工改革利益的革命羣衆運動，——也由此而來。二十年來，中國的人民也學會了武裝的鬥爭方法。以人民武裝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獨裁，以武裝自衛的手段維護人民業已取得的民主自由，與土地改革中所獲得的實際利益。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則採用了積極援助國民黨反動派去攻擊廣大農村中人民革命武裝，與民主根據地的政策。

抗日戰爭期間，這些情況發生了變動。人民革命武裝採取了和國民黨武裝隊伍共同對日作戰的方針。然而即使在對日作戰中，參加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一些盟邦，依然採取單方面的加強國民黨政府力量的政策，使國民黨得以利用這些金錢、軍械、與極大數量的運輸工具，進行封鎖解放區，與在最有利的時機，突然襲擊與殲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的某些部隊的政策。日本投降了，美國政府又採取更積極的單方面援助國民黨政府的政策，甚至最近以來，準備對國民黨政府延長租借法案，貸款三萬萬，且宣佈駐華海軍空軍駐在期間無限延長，其總的發展，似乎又排使中國回到以前的舊路——循環不已的內戰深淵裏。

目錄

上海人民的和平運動(社論)	
我們所堅持的整軍原則(專論)	
毛澤東爲美國對華軍事援助發表聲明	
要求美國改變政策(解放日報社論)	
新華社記者評中宣部發言人二十一日談話	
是誰「有期必延，無案不翻」(新華社)	
一月十日以來國民黨軍隊調動對照表	
上海示威與下關暴行	華崗
上海五萬市民的怒吼	林行
對於和平的挑戰(南京通訊)	真南
周恩來將軍爲下關事件致三人會議	
國美雙方代表備忘錄	
上海人民的憤怒和聲援	寒思
解放區記者慰問下關受傷代表及記者	
重慶人渴望和平(重慶通訊)	蕭佳令
國民黨軍官反對內戰(東北通訊)	周而復
時評	
米價狂漲(冀)	
殺人演習(冀)	
中國共產黨	潘梓年
新張家口的學生(張家口通訊)	孟誠
羅炳輝將軍逝世	
佃農翻身(蘇北印象記)	楊健華
談秧歌運動概況	張庚
我也參加了遊行(羣衆信箱)	金萬全
漫畫	
驚死者	米谷
誰向人民挑戰	米谷
五萬羣衆歡迎人民代表(封閉照片)	米谷



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毛澤東 爲美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於六月二十二日爲美國對華軍事援助事發表聲明如下：

美國國務院於本月十四日提付國會審議的繼續對華軍事援助法案，對中國的和平安定與獨立民主有極爲不利的影響，因此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此項法案。中共此種意見並爲中國廣大民主人士所支持。在抗日戰爭中，美國對於中國實施軍事援助，並派遣美軍在中國領土上協同作戰，其目的是擊敗中美之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但就在那時，由於美國錯誤地僅僅援助國民黨軍閥，這種援助也並未有效地加強中國的抵抗，相反地是被國民黨軍閥用以加強其對於積極抗日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解放區的進攻與封鎖。在

三

這一歷史的背景，便是今日所謂整軍方案國共爭論的根基。自整軍方案於二月二十五日簽訂以來，國民黨的全部措施是一手撕毀了協約的精神，其軍事部署是積極利用美國援助加強了自己的裝備與供應系統，其總的精神是積極備戰，尤其加深與擴大東北的內戰。及十日以來，國民黨方面提出的整軍方案，——即所謂對二月二十五日的補充方案，是建在以軍治政，消滅異己的方針上，達到「在整軍中把中共部隊趕出大城市及鐵道線，分散包圍在小城市及鄉村中，以便於時機到來，可以消滅他們」（周恩來六月二十二日談話）。這一政策的關鍵，便是要在整軍中，將國民黨直接指揮下的嫡系部隊，楔進各解放區的腹地，以軍隊的力量，進行徹底「清鄉」的工作，將解放區人民已經建立的民主政權，已經獲得的民主權利與土地改革的實際利益全部推翻，然後待「時機到來，可以消滅他們」。社會上遍傳的所謂政府要求中共退出察哈爾、熱河及蘇北，退出烟台威海衛及其他重要地區與交通線，就足以表示在整軍問題上處心積慮之所在。尤其半年以來，中共自動撤出地區，或由政府軍隊佔領地區，那裏人民民主政權與自由權利等遭受摧殘的慘狀，更足以證明我們的上述論斷。

四

這便是今日整軍問題的實際背景。

將這歷史上的根源，與今日的實際背景，連系起來觀察時，那麼可以立刻明白，整軍問題的焦點，決不在那一地點，若干數目上面，而主要在於，是遵守以政治軍、軍民分治及實行軍政軍訓軍令分工之原則，從而根絕軍事獨裁，實現民主政治與地方自治呢？還是與此相反繼續以軍治政，軍隊干涉行政，以維持軍事獨裁的老路，從而使國民黨統治區三萬萬以上人民永不能見天日，而解放區已經獲得民主自由權利的一萬萬三千萬人民，也要重返於封建軍事獨裁之鐵蹄下呢？

人民民主主義還是獨裁主義？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政府間，在整軍問題上現在爭執未決的焦點所在。在整編軍隊的第一個階段，也就是在統編以前的整軍階段，關於一個城市或一個地方的爭執，正是這種原則分歧的反映，只有整軍原則獲得確切的保證，才有可能談到具體問題上的讓步和妥協。再具體說明，如果國民黨政府今日能翻然改圖，放棄其以軍治政、防區制或管區制代替地方自治等軍事獨裁的打算，並實際上表現其改圖的誠意，那末，中共本着和平民主一貫方針，決不拒絕對於若干具體讓步的考慮。軍事上，中共所作的讓步已經很多，甚至超過了應有的限度。如國

對華軍事援助發表聲明

日本投降以後，美國沒有停止反而極大的加強了對於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各種軍事援助，並在此實際目的下，派遣了龐大的軍隊駐在中國領土與領海之上；這種行動已經證明是中國大規模內戰爆發與繼續擴大的根本原因。僅備在美國政府宣佈履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公報關於中國問題的約束與中國國民黨宣佈停止內戰，並宣佈履行中國政治協商會議關於國家民主化的決議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才會經不反對美國對於中國的某種軍事援助。但是現在這些前提都已被嚴重破壞，因此美國實行所謂軍事援助，實際上只是武裝干涉中國內政，只是以強力支持國民黨獨裁政府，繼續陷中國於內戰、分裂、混亂、恐怖和貧困，只是使中國不能實現整軍復員和履行其對於聯合國的義務，只是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獨立與領土主權完整，只是破壞中美兩大民族的光榮友誼與中美貿易的發展前途。中國人民今天所急需的並不是美國的槍砲及美軍留駐中國領土，相反，中國人民痛感美軍運來中國的軍火已經太多，美國在中國的軍隊已經駐的太多，它們已經構成中國的和平和安定與中國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嚴重巨大威脅。在此種現實情況之下，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堅決反對美國政府繼續以出售、交換、租借、贈送、或贖渡等方式將軍火交給中國的國民黨獨裁政府，堅決反對美國派遣軍事顧問團來華，並堅決要求美國立即停止與收回對華的一切所謂軍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華的美國軍隊。

民黨固執成見，一定要完全推翻政協決議，與整編基本方案，一定要一意孤行的繼續其軍事獨裁，企圖經過整軍，以此推翻解放區人民自由權利，民選政權及一切自治建設，那末，中國共產黨絕沒權力來考慮有基於這種方針和企圖之上任何方案，難道還不明白嗎？

五

然則今日應採取什麼實際辦法呢？
中國共產黨素來主張，一切均由建設性的提出問題出發，因此中共美於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提出具體方案。這方案的精神，是從堅持政協決議與二月二十五日整軍方案出發，是從求得長期停戰，實現國內和平出發。換言之，是根據「以政治軍」，「軍民分治」，與「軍令軍政軍訓分工」的精神出發。中國共產黨堅決為貫徹這方案而奮鬥，並要求中國人民一致為其實現而奮鬥。

首先，中共主張駐軍不以面，而以點為原則。這就是說，一般以師為單位，駐在適宜於集中訓練與管理的地點（都市交通要點等），絕對不干涉地方行政；軍隊之補給則依整編方案，歸補給區供給，這樣，就保障了軍民分治與地方自治的真實實現。

其次，廣大解放區所在地，人民已習慣於地方自治，中共認為國民黨軍不應駐入解放區，以免造成地方混亂，或造成國民黨軍特務控制人民的流血慘案。同時中共軍當然要保證絕不開入國民黨軍所駐在地區。

其三，便是雙方整軍後駐軍部署，不以威脅對方為基本原則，就是雙方駐兵地點隔離遠一些，以免發生誤會和衝突以鞏固長期的和平。

其四，中共唯一要求修改的，便是東北駐兵的增加。過去，政府是歷來不承認東北民主聯軍的。但現在美方代表已到哈爾濱與林彪將軍晤面，東北民主聯軍代表已正式參加長春執行分部，民主聯軍的合法地位已經取得，因而應將民主聯軍加入東北駐軍之列。其次，東北在六月七日前，始終不曾停止戰鬥，而現在比訂定基本方案（二月二十五日）時，已起了根本變化。因而東北中共軍的要求，是完全正當的要求。

六

八日延長，只剩下兩天了。在這過去數天中，中共為着努力達成談判協議的目的，不惜作重大讓步，於是在停止東北衝突，恢復交通兩大問題上，成立了協議。雖然這些協議都由於國民黨當局一口咬定非三個基本方案（停止對外衝突，恢復交通，整軍）不得協議，不肯簽字，但未會正式成立三方面簽字。決議，已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由易就重，逐一解決的精神。

六月二十二日前政府所提整軍補充方案，如前所述，顯然違反政協決議與整編基本方案，本為任何人所不能忍受，但中共為着和平，不但繼續協商，力求在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問題上得到了協議，並提出了整軍對案。現在原蔣主席停止進攻與休戰有效期間，已只餘兩日，我們誠懇希望國民黨放棄其軍隊至上，軍事獨裁的思想，使商談獲得成就，以使中國從此走上和平民主大道，以免廣大人民重罹內戰浩劫。千百萬人在高呼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與民主，願國民黨統治者三思之。

要求美國改變政策

延安解放日報六月二十五日社論

美國政府當局最近的可疑的對華政策，大大傷害了希望中美友誼正常發展的中國人民的憂國心。在美國國務院海軍部與陸軍部最近要求國會通過的，繼續軍事援蔣的法案，特別引起每個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國人的強烈驚異。毛澤東同志的聲明和上海五萬羣衆的大示威，便是全中國人民意志的正確表示。中國人民不能不向美國政府的這些當局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美國政府爲什麼一定要強迫中國戰爭，不許中國人民享受對內與對外的和平？第二、美國政府爲什麼一定要強迫中國變爲美國的勢力範圍與保護國，不許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發展平等的友誼？

自從日本投降以來，美國當局就與中國的國民黨政府發展一種曖昧的關係，這種關係的要點就是：中國出賣自己的領土主權，讓美國的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在中國的領土上自由駐紮、行動；讓美國的軍艦在中國的領海上自由駐紮、行動；讓美國的空軍在中國的領空上自由飛行；讓美國的商船在中國領土自由行駛；讓美國的軍火操縱中國的軍備；讓美國的軍事顧問操縱中國的軍事訓練與行政；讓美國的商品和資本壟斷中國的市場，消滅中國的一切民族生產；讓美國在所謂門戶開放的口號下，使中國對美國負擔着這一切不平等條約的總和，變中國爲美國的菲律賓，美國的拉丁美洲；讓美國的帝國主義份子操縱中國的內政與外交，使中國成爲這些帝國主義份子武裝反蘇、武裝反共的傀儡……而代價呢？代價就是美國這些份子用一切軍事力量、財政力量、外交力量支持中國實行獨裁與內戰政策的國民黨政府。雖然這個政府不但絕大多數中國人民要求其改組，而且美英蘇三國政府乃至這個政府自身都不能不承認其必須改組。美國政府的這種政策，使人聯想到日本帝國主義對付漢奸賣國賊汪精衛的政策（日本帝國主義也曾經向汪精衛宣佈過「廢除不平等條約」）。毫無疑問，這個政策是顯然破壞中美友誼的政策，是違反全體中國人民意志與絕大多數美國人民意志的政策。

中國人民是極其珍貴美國友誼的，美國的友誼援助不僅在中國對日戰爭中有其重大貢獻，而且在中戰戰後的和平建設中，也有其重大地位。當美國社魯門總統聲明支持中國的和平民主，不干涉中國的內政，美國外長簽字於

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公告，聲明要求中國結束獨裁，內戰，並聲明要求蘇軍同樣於最短期內撤離中國的時候，中國人民對於美國政策曾經表示很大的歡迎和信任。但是幾個月來的事實表明，美國政府的政策與上述宣言不相符合；他們實際上是在竭力擴大中國的內戰，加強中國的獨裁，干涉中國的內政，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決不能忍受在一百年反不平等條約鬥爭、特別是八年反對日本侵略的流血鬥爭以後，重新接受另一個帝國主義的侵略，重新接受另一套不平等條約（無論是有形的或無形的，公開的或秘密的），並在這種帝國主義政策的要求之下，繼續接受獨裁統治，繼續自相殘殺的內戰，或作某種國際戰爭的犧牲品。當然中國也有些人，例如國民黨統治集團是願意如此的，但是他們從來不能代表中國民族的意志。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全世界都知道他們是消極的；在抗戰前，他們曾經實行不抵抗主義，在抗戰後，他們會呼籲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狀態的對日和平；他們的龐大軍隊，投降敵人成爲偽軍，至今還在和這些偽軍合作；他們除了獨裁的利益以外，根本不知道國家民族利益爲何物。美國某些當局企圖以他們的同意來代替中國人民的同意，正如日本帝國主義曾經以汪精衛集團的同意來代替中國人民的同意一樣，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騙術吧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全中國人民一致奮起，堅決反對美國政府的所謂軍事援蔣，堅決要求美軍撤離中國，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如果中國人不這樣作，那才是不可思議的了。中國要求和平，要求建設，美國爲什麼不幫助中國的和平民主，而幫助中國的獨裁內戰呢？美國爲什麼不給中國生產的機器和工程師，而給中國槍炮、坦克、轟炸機、軍艦和軍事顧問呢？美國軍隊在中國抗日的時候，不在中國登陸，不積極的援助全中國的一切抗日力量，爲什麼在日本投降以後，和中國內戰爆發以後，反而在中國到處登陸，長駐不退，拼命裝備和訓練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呢？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政府還有什麼權利要求中國人民相信他們是公正的、中立的、善意的，並給予他們以關於中國內戰的最後決定權或「仲裁權」，或「公斷權」等等呢？中國人民愛好國際和平如同愛好國內和平一樣，既不反蘇，也不反美。但是美國當局這種帝國主義政策，即是嚴重危害中美友誼的政策，應請對中國人民今天的正當愛國情緒的爆發負全部責任。爲了鞏固中美友誼，就必須澄清中美關係，就必須停止和糾正一切支持中國獨裁內戰、侵害中國領土主權、破壞中國和平民主、危害中國獨立安全的措施，就必須停止和收回一切所謂對華軍事援助，並撤退一切駐華軍隊。

新華社記者

評中宣部發言人言談話

中共中央根據目前國內外情況，全國人民意志，認為必須實現全國長期停戰，並定期召開政協會議，迅速解決保障人權，解救民生諸問題，出爾施于水火。故由中共駐京代表團于廿一日向蔣主席及政府代表提出下列四項提議（原提案曾載本刊上期增頁上）：

- 一、由三人會議立即宣佈東北長期停戰，並重申全國停戰命令，規定停止一切軍事衝突之具體辦法，命令雙方部隊嚴格遵守。
- 二、停戰令下後，由三人會議立即協商恢復全國交通之具體辦法，並首先修復重要鐵路。
- 三、由三人會議定期商定全國及東北整軍復員之具體補充辦法，並立即付諸實施。
- 四、由政府經協商定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迅速解決改組政府、保障人權、解救民生、完成統一等各項政治問題。

國民黨中宣部發言人對此發表談話，認為第四項問題「空泛」，將「愈談愈離愈遠」；新華社記者對國民黨中宣部發言人此項談話加以批評如下：

新華社記者評國民黨中宣部發言人廿一日晚間談話稱：這談話完全暴露國民黨當局一意孤行堅持獨裁的面目，信口雌黃顛倒黑白的伎倆。這談話是對廿一日中共代表致政府函而發的，正因為中共代表函中所提出的東北長期停戰等四項建議，代表中國人民的公意，因而國民黨中宣部發言人乃不得不匆忙地於同日晚間對此事發表談話。該發言人宣佈了他對中共代表函中第四項建議（由政府經協商定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迅速解決改組

政府，保障人權，解救民生，完成統一等各項政治問題）的見解，他認為「此等空泛題目，放之則彌六合，照過去協商經驗，恐累月經年，愈談而距離愈遠」。中國人民迫切地要求停止內戰，實現和平，中國人民同時迫切地要求根據政協決議，廢止一黨專政，改組政府，保障人權，解救民生，實現民主統一，消除內戰根源，鞏固和平。對於中國人民這樣迫切的要求，國民黨的大人先生們根本不放在眼裏，並用「空泛題目」四個字，輕

輕地把它一筆勾銷。特別是關於「解救民生」的問題，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備就湘、鄂、粵、贛、川、桂、豫、皖、蘇、浙、閩、甘等省的不完全统计，就有將近一萬萬的災民飢民。自日本投降以來，不到一年的時間，湖南一省就餓死三百二十萬人，廣州居民每天餓死二十人，後來增至六七十人，有時竟達六百人。國民黨地區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的慘象，真可謂「放之則彌六合」。千百萬奄奄待斃之災民同胞，是怎樣迫不及待地需要「解救民生」？可是代表官僚買辦資本的國民黨政府的大人先生們，對於人民的痛苦是一向漠視無睹的。這些大人先生們，認為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是沒有協商的價值的，他們並且下好決心，如果萬一被迫協商，也只有「愈談而距離愈遠」。國民黨當局這種頑固態度，不僅證明它堅持獨裁不願實行任何民主政策，而且也證明了它對和平沒有誠意。因為它的獨裁政策與內戰政策是不可分離的，是它整個反人民政策的兩面。按照一月十日停戰協定，杜魯門聲明和三國公報，中國停止內戰應當是長期的，全面的，本來是天經地義無可爭論的，但國民黨當局却以「不能延宕」為藉口，撕毀停戰協定，反對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士所要求的長期的和全面的停止內戰。新華社記者繼續稱：國民黨中

宣部發言人素以顛倒黑白為能事，這次談話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政協會閉幕不久，國民黨二中全会即有國府委員由該黨中常會選任之決議。最近國民黨當局不經各黨派協議，擅自單獨改組國防部，以為進行大規模內戰的最高指揮部。國民黨當局堅持一黨專政，百計破壞政協關於改組政府的決議的施行，此乃人盡皆知之事實，連國民黨裏面的某些高級負責人員也不得不說：「二中全会開錯了」。二中全会一開，就和政協「愈離愈遠」了。但是國民黨當局的發言人不管這些事實，還是叫喊着「協商會議關於改組政府之決議，實因共方橫生枝節而未敢實行」。國民黨當局推殘人權的舉動，愈演愈烈，稍遜者姑置不論，即就最近一個月來而言有北平七十七家報章雜誌的被封，有法西斯的「警管區制」，非常時期維持治安緊急辦法」的相繼在各地推行等等，這些事實也為中外人士所共見。可是國民黨當局的發言人却有他奇特的邏輯，封閉言論機關實行「警管區制」等等，都美其名為「保障人權辦法」。因此他說政府不僅已將這些「保障人權辦法」已付實施而且還在「不斷加強」呢！新華社記者結語稱：中國人民的覺悟程度，已空前提高了，國民黨當局這種顛倒黑白安圖一手掩蓋天下耳目的伎倆，無疑的將被全國人士所唾棄。（新華社延安廿三日電）

是誰「有期必延，無案不翻」？

——新華社記者評廿二日中央日報社論——

中央日報社論「政府的最近通過，將政協的憲法修改原則大退讓」實屬中共「有期必延，無案不翻」，這完全是顛倒歷史事實的謊言。這的不說，從一月十日的停戰協定算起吧！

停戰協定是全國性的，不分區域，都應切實履行停戰的。但是簽字不到幾天，國民黨反動派就向中共區域發動了連續不斷的進攻和圍攻，到三月底就佔了十六個縣城，甚至不承認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與瓊崖縱隊，以便予以殲滅，更把東北除外，在關外掀起了空前的大內戰。又照停戰協定，除少數例外外，各地軍隊一律不准移動的，但政府的軍隊爲了進行內戰，部隊的調動到六月止，已超過了一百多個師以上。這是誰翻的案？政協五項協議是五方代表包括蔣主席在內，一致起立通過的。但在國民黨的二中全會上，不僅不對其全體代表同意的協議予以批准，反而在該會決議中仍然要：政府委員須經國民黨中常會

通過，將政協的憲法修改原則到最近，六月五日廣州華僑人士斥責自辦的華商報分館被搗毀，兄弟圖書公司書籍被特務暴徒焚燬搶掠，政府又那一條辦了的？北平解放報等七十七家雜誌、報紙、通訊社的被封，是誰翻了四項諾言的案？三個月以來上海英文新華週刊被無理解刊，日前要索週刊又遭受停刊的威脅，這不是政府推翻了四項諾言是什麼？至於上海警備區制度，更是日本法西斯警察制度的再版，請問這不是根本上取消了四項諾言是什麼？請問是誰在翻了案？

阻撓小組工作，指令當成廢紙，四月初攻打營口，撫順、昌圖的是誰？最後攻佔本溪、四平街、長春，始終不讓東北執行小組調處的又是誰？國民黨當局及其機關報紙，會承認，只要中共退出長春，就可使東北停戰，及至中共接受民盟提議，爲了達到停戰目的自動退出長春，政府軍隊完全佔領該地後，東北內戰不備不見停止，反而更加擴大，真正的停戰。但政府又不接受國民黨軍繼續攻佔了民主聯軍駐守的十餘個重要城鎮。這又是誰翻了案？

國民黨當局在全國人民要求和平，各方奔走，一八四師起義，與東北民主聯軍的壓力下，才不得不宣佈於六月七日起在東北休戰十五天，這就是中央日報所謂「政府的最大忍讓」了，但是國民黨當局連十五天的安甯也不給東北人民，命令下後，就在海城、鞍山、大石橋、拉法、法庫等地繼續進攻，並於九日佔領了法庫城。把十五天的休戰令也弄得殘缺不全，這又是誰的責任？

以上都是舉世皆知的事實，國民黨反動派「有期必延，無案不翻」的行爲加以掩飾，並達到其含血噴人的目的而已。

一月十日停戰令公佈後國民黨軍隊調動對照表 1946.5.31.

地區	番 號		停戰令前之位置 (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時止)	停戰令後調動之位置 (一月十四日起)
	軍	師		
江蘇安徽山東方面	100A	(2)D	南京、鎮江	泰興口岸一綫
	49A	(3)D	南京、上海	靖江、南通
	21A	(3)D	皖南、寧國	崇明、海門
	28A	(3)D	南京、上海	徐州
	98A	(2)D	徐州	海州、新浦
	88A	(2)D	江南	揚州、黃口，現又返回徐州
	58A	(3)D	徐州	宿、太和、阜陽
	51A	(3)D	徐北柳泉	近移利國驛
	73A	(3)D	湖南、武漢	四月到五月初全部由漢口運南京餘縣之珠龍橋嘉山一帶
	8A	(3)D	青島、高密	濰縣、昌樂
	59A	(2)D	賈汪	現移徐州整補
	25A	148D	揚州	現移泰州接一百軍防務
	7A	171D	蚌埠臨淮關	五月中旬向定遠我軍進攻
	48A	138D	合肥	五月中旬向定遠我軍進攻佔我定遠
	1'A	(3)D	濟南	N36D移向晏城共111D,112D,由濟南移濰進攻我肥城
分計	(15)A	(35)D		
湖北河南方面	72A	(3)D	鄂南	黃安、麻城
	66A	(3)D	豫西南	信陽、應山
	10A	(3)D	漢中	老河口、南陽、大洪山一帶
	41A	(3)D	四望山、大洪山	明港、許昌
	47A	(2)D	大洪山	潢川、羅山、光山
	15A	(2)D		於五月間集中許昌準備策應豫北作戰
分計	(6)A	(16)D		
豫北陝西方面	55A	(3)D	太康	商邱
	68A	(3)D	商邱、睢縣	開封(考城開封一帶五月十三起三個師向龍渠我軍開攻)
	38A	(3)D	徐州開封間	鄭州、汜水、鞏縣
	90A	(2)D	濟陽	孟縣境內孟津
	27A	(2)D	鄭州	其27D偷運黃河以北，其31D偷運至萬泉
	32A	(2)D	新鄉	獲嘉
	30A	(3)D	汲縣	湯陰
	76A	24D	荆門	三原
		144D	郟縣	華縣、西安、興軍
	分計	(8)A	(20)D	
山西方面		66D	忻縣	白晉綫
		72D	忻縣	白晉綫
		L46D	忻縣	白晉綫
		K1D	太原	白晉綫
		71D	汾陽、孝義	白晉綫
		L42D	汾陽、孝義	白晉綫
		L40D	忻縣	平遙
		L45D	臨縣	隰縣
	1A	(2)D	安邑、運寶	其167D開萬泉進攻我軍其78D渡河開平陸以北地區
		L37D	臨汾	平遙
		L44D	洪桐趙城	霍縣
	73D	臨汾	趙城	
	L48D	臨汾	新絳	
分計	(1)A	(14)D		

廣東方面	N1A	(3)D	東莞、保安	四平街	
	54A	(3)D	廣州	大鵬半島九龍正待運東北	
	63A	153D	河源、惠陽	進攻我大鵬半島東縱	
	63A	152D	河源、惠陽	進攻我惠陽紫金山東縱	
	63A	186D	海豐	同上	
	分計	(3)A	(9)D		
	東北熱河方面	52A	2D25D	自遼寧攻入熱河	本溪
		52A	195D	自遼寧攻入熱河	海龍東豐
		13A	(3)D	同上	89D朝陽, 54D建平, 40D平泉
		94A	5D	同上	營口, 四月底回綏中, 現在昌黎山海關
		N6A	22D13D	上海	開原, 現在九台, 盤石, 雙陽
		N6A	207D	上海	瀋陽, 現在海龍
		71A	88D	上海	昌圖, 現在永吉, 正向蛟河進攻中
		71A	87D91D	上海	四平街, 遼源一帶
93A		(3)D	海防	已首途赴東北, L18D已到綏中, T22D建昌, T20D盤山向海城進攻中	
60A		182D	海防	昌圖二個團圍回海城	
60A		184D	海防	海城, 起義投我	
60A		121D	海防	撫順	
94A		(3)D	南昌	上海, 無錫, 擬運東北	
5A		(3)D	昆明	已到武漢擬運東北	
分計	(9)A	(24)D			
特種兵					
工兵第一團S二團 湖南			漢口現正運東北中		
重砲S二團武漢行營砲兵營 擬運東北					
F25轟炸機45架			自漢飛平轉滬		
砲8K			五月下旬自漢運鄭州		
空軍一個聯隊			五月中旬自漢飛徐州		
合	(42)A	1,300,000+人	說明	1. L40D 暫編第四十師	
計	(118)D			2. N6A 新六軍	
	工兵 2R			3. (10)A 十個軍	
	砲兵 2R 又一個B 飛機一聯隊又45架			4. R 團 5. B 營	

時評 米價狂漲

人人天天要吃的米又成了嚴重的問題！糧食難籌案還在偵察中。米商也抓了好幾個月。米價也限到四萬六千元一石，准跌不准漲。有人正在讚揚吳國楨就任市長後的本事。可是……

可是，「本市食米供應狀況，業已達到嚴重程度，各門售米號，均藉口無貨而停止出售。」但是，實際上却是「場外黑市買賣，又趨活躍。昨暗市竟暴漲至七萬五千元。」又是七萬五千元一石！

是不是上海缺米呢？不是的！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商業經濟欄都說：「查本市存米，極為充足。」據社會局的統計，「全市存米總數，大約在六七千萬石左右。」又據市長表示，本市存米可維持全市人民食用三月。

既然存米充足，為什麼又演「米店停售黑市復活」的怪現象呢？中央日報說「據本報記者多方調查結果，發現一般米商，因市場限價，無法獲取暴利，故以白米供應黑市賣出。」據前幾日報的記者調查，「連日夜間，竟有米商秘密將存米搬運藏匿。」「並聞此次米商之險毒行為，幕後實有人主使。」這幕後人又是誰呢？

米價如此暴漲，老百姓怎樣過日子？市當局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是個謎！吳市長也只是笑而未告，只說這是「門法」。其實「幕後人」和一部分米商的勾結做惡，實與全市人民為敵。必須認真「澈查嚴辦」連「幕後人」和米蛀虫一道嚴辦。而且，還要詳細調查，是否這次米價暴漲，又與上次一樣，因為要打內戰，所以要辦軍米，而影響到米的供應呢？也就是說當局所辦存米充足，是否完全屬實？或者，充足的存米，是否完全供民食

上海示威與下關暴行

——崗 華——

由於美國好戰份子支持國民黨一黨政府，繼續給國民黨政府以大量軍事援助，使中國內戰延長擴大，造成了國家糜爛與人民塗炭的悲慘局面，其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工廠倒閉，農村破產，災荒慘重，失業擴大；加以國民黨特務橫行，剝奪人民自由權利，不顧人民強烈反對，悍然實施法西斯統治的專管區制，對外則斷絕國家主權，開放四口通商，任用外人為稅務司等。人民的痛苦已達於極點，忍耐也到了極限，為了救國和自救，都不能不怒吼起來與行動起來，經過重慶、昆明與上海等地的簽名抗議運動、罷工罷教、公務員請假、遊軍一八四師的糾察，以及杭州上海民衆示威，中國民主運動潮然又到了新的高潮。

在這些民主鬥爭中，特別是本月二十三日上海五萬多民衆的示威運動，表現了抗戰勝利以來最偉大的行列。六月二十三日，這是上海各界人民代表馬敘倫、費廷芳、張綱伯、閻寶航、吳耀宗、雷潔瓚、盛丕華、包達三諸位先生及學生代表陳震中、陳立復兩先生曾京請願的一天，這是一個有歷史性的日子。上海各界民衆為了歡送自己的代表，願以羣衆力量為後盾，爲了反對內戰，爭取和平民主；爲了要求撤退在華美軍，反對喪權辱國，維護國家主權，發動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上午九時左右，上海工人、學生、教師、及一般市民，不約而同齊集北火車站者，達五萬以上，舉行歡送大會，十一時火車開出以後，全體歡送者結成雄壯行列，冒暑遊行五小時。那種嚴整的秩序，那種熱烈的情勢，使看到的人無不感動，遊行隊伍經過各馬路，兩旁店家都提出茶水來供他們解渴。這正如葉聖陶、王伯群、周予同、朱建君、傅彬然諸先生致大公報公開信中所說：「這不是尋常施捨的意思，是贊同他們遊行所標舉的宗旨的表示，可以說，一桶茶水就是一張贊成票」。

這是民主的洪流，這是改造中國政治與改造中國社會的基本動力。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就不能不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仇視。國民黨反動派爲了阻礙人民代表的出發與反內戰示威的舉行，一方面用軍警來鎮壓，同時又製造所謂「反內亂同盟」來分化民衆。請願代表乘車出發後，即有暴徒預懷奸謀，上車滋擾，車抵鎮江時，又有國民黨反動派所一手製造的所謂「蘇北難民」，多方阻撓代表晉京。馬先生等不從，於當日下午六時四十五分到達南京下關車站。車站歡迎者有京滬中外記者十餘人及南京民主同盟代表。到站時特務強制全部搬運快不許他們替代表等搬運行李，並有自稱「蘇北難民」者，在站上「訪問」留難。馬先生等剛出月台，預先佈置在月台口外之短衣特務約數百人，即蜂湧而前狂呼反動口號，將代表及記者團圍包圍，實行暴力毆打，經過五小時之久，軍警袖手旁觀，不加制止

的呢？

總之，市民對米價昂漲，不能不作緊急呼籲！如果存米充足，就要切實把米價壓低，如果供應缺乏，就以民食爲第一，由市當局保證供應！

民食問題這樣嚴重，上海幾家大報，特別是國民黨的報紙，却並沒有把他當嚴重問題來評論，一味地把篇幅和筆墨用在反共反民主上面。這是很可憐的事！(漢)

殺人演習

七月一日美國要在比基珊瑚島試驗原子彈。準備了幾十條軍艦，大批牛羊羣，作轟炸的靶子。參觀的人，更是不少。

真奇怪，大家都在談和平的時候，只見有許多行徑是向着別的地方走。比如：原子能就是一個例子。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正在商量管制辦法。美國提議是以五強放棄否決權爲條件的。這實際上破壞了聯合國憲章中以國際合作保證和平的基本原則。關於原子能的管理，尙未商定協議，美國卻就在這時演習原子彈。未免有「給你顏色看看」的味道。我們不是對那些軍艦和牛羊羣有什麼好感。只覺得現在需要試驗和演習的，不是原子彈能够殺害多少人，而是原子能如何運用到對人民有益的事情上去，原子能在和平事業上可以有些什麼貢獻。

剛在戰爭結束後，演習殺人新武器，不是示威，就是嚇人，這事皆勞民傷財。結果只有使人民更討厭戰爭，好戰者能得到的就是這個！(芸)

馬致倫，閻寶航，雷漢璜，陳震中四代表均受重傷。參加歡迎之民主同盟代表葉篤義先生被毆至吐血，神志昏迷。大公報記者高集四度被打，新民報女記者浦熙修全身被毆萬劇，益世報記者徐斌被重毆後中途得救。凡被毆者均滿身血污。衣服被撕，所有手錶，鋼筆，鈔票一律被搶。甚至連美國新聞記者艾勃納女士也未能倖免，被暴徒拔掉了一大把頭髮才算脫身。

據外報記者的報導，「這次的行動是有組織，有計劃。事先經過深思熟籌，準備得非常周到，完全重複過去兩年中重慶、北平、成都、昆明等地類似的行爲。可見首都已無秩序法紀之可言，此誠中國政府莫大之恥辱」。國民黨反動派對於這次下關暴行的佈置，顯然費了相當的苦心。在代表沒有實行請願之前，先給他們一頓痛打，並把他們的代表證件也搶走，於是就可惡指他們是「冒充代表」或「所謂人民代表」。同時把動手打人的都偽裝成「蘇北難民」，於是就可偷天換日的把政府蹂躪人權的法西斯暴行，輕輕變成「蘇北難民」與「冒充代表」之間的衝突。

但是反動派的這種想法，其實是很愚蠢的；它所玩的那套偷天換日的手法，結果反而弄得醜態畢露。因爲正像民主建國會宣言所稱：「此次上海十位人民代表督京呼籲和平，直接雖只代表五萬前往北站歡迎的人民，間接實係代表全上海乃至全中國一切要求和平的人民。除了喪心病狂的好戰份子以外，可以說全國人民沒有不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今天要求和平是全國人民的一致呼聲，爭取和平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責任。所以十位人民代表督京呼籲和平，無異是獲得全國人民衷心的擁護的。下關車站暴徒們毆打這些人民代表，實際上是毆打全國

要求和平的人民，與全國人民爲敵」。爭取和平的

要被打，那正可證明打人的集團主張內戰。如果以爲把代表證件搶走，就可認指他們「冒充人民代表」，那真是愚蠢透頂的想法。因爲五萬人民的歡送大會，數十人民團體的推舉，都是鐵般的客觀事實，決不容許偽造與抹煞。所以上海各界人民，一聽見自己的代表在南京被打，都憤怒填膺，紛紛慰問和抗議；一聽見代表證件被搶，立刻補寄證件，證明十位代表確確實實由各團體所擁戴推舉，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說：「我就是推選他們的一個」。特務只能搶走代表證件，却不能搶走千千萬萬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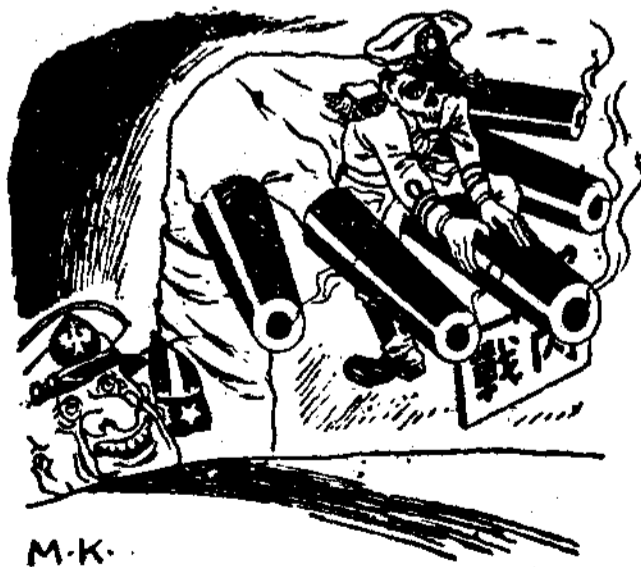
至於把特務偽裝成「蘇北難民」來打人民代表，就可轉移或躲避國民黨反動派蹂躪人權的罪行，那更是弄巧反拙。就算他們都是「蘇北難民」，急切要求返鄉，但是如果內戰不停止，和平不能實現，如何可以返鄉？這次人民代表督京請願的任務，正是爲了實現和平，也就是爭取所有難民返鄉的機會。毆打他們，不要和平，反面就是打仗，打仗又怎麼可以返鄉？所以，要求返鄉的難民，居然會打和平代表，這個邏輯已經非常離奇，何況首都軍警林立，平時只要看見小販起點小衝突，立即加以干涉和制止，而這次居然袖手旁觀，任令暴行繼續五六小時之久，絲毫不加制止，竟說與政府無關，其誰欺，欺天乎？

上海示威，表示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力量，已經匯合成爲巨潮。下關暴行，表示國民黨政府倒行逆施，甚至對於人民最低限度的請願權也予剝奪。然而已經覺醒的人民，決非暴力所能嚇倒。中國人民決不會因爲這種令人髮指的暴行，而放棄對於民主與和平的爭取。

我們謹向馬致倫、雷漢璜、閻寶航、陳震中諸位受傷的人民代表，致最真誠的慰問和敬意！並向高集、浦熙修、艾勃納諸位受傷的新聞記者，致最真誠的慰問和敬意，並表示我們對這次暴行的憤怒和抗議。要求停止內戰，實現和平民主，是一個艱難的奮鬥過程。然而中國人民究竟已經覺醒了，而且覺醒的程度正一天比一天提高，諸位先生的血不是白流，和平民主的願望非實現不可。讓那些無恥之徒自稱頑固份子，是「先知先覺」罷，讓那些法西斯暴徒暫時笑罷！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民主的力量是正在增長，如果有誰要和人民敵對到底，就請它們試試人民的力量罷！

曹兇者

米谷作



五萬市民的怒吼

林行

「反對內戰，要求和平！」

他們迎着颶風歌唱

今天（六月二十三日），上海的人民要去歡送自己的代表香京請願和平。清早六點鐘，我沿着黃浦江邊向北走去。街道上的行人很少，冷清清的，連電車都還沒有行駛。天文台上掛起了八號颶風危險信號的黑球。浦江裏的浪頭的確比往常高了很多，當我快到外灘公園時，我聽到了一種熟習的歌聲，淒涼而有力的曲調，在五卅運動時，我會經過聽過它，而且自己也會唱過它，不意一二十年後的今天，我竟然又聽到了，雖然它的歌詞是改變了，終會引起我的無限感慨啊！

「反對內戰」

全國同胞起來

要和平！

什麼時候，我們多難的中國才能不再唱這一類的歌呵！我自語着，走進公園的大門，草場上已經坐着一堆堆的人，這些男男女女的青年，大都是附近各公司、銀行、商店、工廠的職員和工人。年紀都在二三十歲上下。八年的淪陷，曾使他們受够了痛苦

，也使他們鍛鍊得更堅強。現在，爲了將來的幸福的前途，他們又起來了，他們是多麼的需要着和平呵！他們終於迎着颶風的侵襲歌唱起來了。

一個警察的嘆息

公園的大門口熱鬧起來了，一批批的青年，有如浦江裏的潮頭般湧進來，在園中心的高台上面，一個青年和警察談起來，他們的旁邊圍着一堆人。我也擠上去，我聽到那個警察在說：「你是警察，我是警察，大家都是維持秩序的」，他說到這裏，感觸地抬起他的衣角來說：「當警察的是苦差使，一件制服要自己付出六萬，每次費一燙，燙費就是一千五百元；……唉！不燙又說是叫花子樣！」他搖頭嘆息起來：「不打仗了，我們的生活也可以好一些啦！」

這句話，引動了所有聽衆的慨嘆

，戰爭，戰爭，害苦了多少人！

檢起來，一張張讀着

我離開外灘，經南京路往西，在一個路口，停着一輛校車，車旁的每個同學，手裏都拿着一個小紙旗，我和一位圍着糾察臂章的同學談起了今天的集會，當他知道我是新華日報的

記者時，他關心的問起我報紙爲什麼還不出版？除了苦笑之外，叫我如何回答他呢？時間到了，我請求將他們的車子同行，在車上，有一位女同學興奮的向大家報告：有一家十二個兄弟姊妹，分在幾個大中學裏讀書，昨晚開了一個家庭會議，決定全家參

業保障會的集會點。八時，車子開動了，每一輛車前，舉起了各自的校旗。建承中學的鼓樂敲響了。有一個同學舉起他的號筒，向前一輛車上高喊：「唱歌！」

於是，四五輛開駛着的車子，全

名簽表代民人海上的願請京香

加反內戰集會，這消息，立時鼓起了人們的掌聲。我們的車子沿西藏路向北開，當轉到一條小馬路上時，在我的眼前是一片人海，校旗和紙旗在風里飄忽着。待我乘的校車停下來，人羣就湧到預先停在路旁的卡車上。這是約大、建承中學和中等學校教師職

體歌唱起來。一路上，這樣的卡車到了許多，於是湊合成一條長長的車流。車子開過的地方，佇立着無數的市民，市子上就散下了宣傳品，他們檢起來，一張張的讀着。

她寫上了自己的名字
寬闊的北站廣場，已經擠滿了人



，連軌票房的屋頂上，也站上人了。三千多個糾察把場子圍起來。在北邊的路軌處，在水門汀的方磚上面，站着一羣苦力，他們談論着，有一個穿黑衣服的人說：「都是學生，」另一位立刻糾正他：「你看，那邊有一面『勞工』的旗子呢，也有工人的！」我走向站滿了各單位的人羣中去，見到一個十來歲的小學生，正用粉筆在地上劃着：「反對內戰，要求和平」這幾個字。她旁邊的一位女同學，大概是她姐姐吧，開玩笑的說，「寫標語是要負責的，寫上你的名字！」她立刻在八個大字旁邊，添上了「私設」兩個字。圍觀的人對她叫好，她站直身，欣賞着自己寫的標語。

「我可以上來貼嗎？」

四五兩號月台上，已經被擠得滿滿的了。有幾位同學，手拿着標語和漿糊，走到機車旁邊，問司機道：「我們可以上來貼嗎？」那個司機笑咪咪的說：「可以，儘管貼吧！」於是踏工萬歲的聲音響起來了，他們爬上機車，立刻黑色的車頭變成紅紅綠綠的了。當我進入代表專車的車廂時，幾個代表都已經被羣衆圍緊起來了。他們正爲每一個要求簽名者簽字。在馬敘倫先生的旁邊，我聽到一位這樣說：「希望你馬到成功！」這句新愈變關的話，立刻博得了贊聲。車廂裏外，現在是貼滿了標語，凡有空隙

的地方，粉筆標語又填了上去。

這完全是羣衆的意見。

在一邊，我看到葉聖陶先生靜靜的站着，他也是來送行的。而另一邊，雷潔瓊女士和她的丈夫嚴景暉先生正在跟許廣平先生談笑着，許廣平先生正笑着問着：「假如雷先生這次請願不成功怎麼辦？」嚴先生笑着回答：「那末我就不要她回來了。」這時，引起大家的一陣爽朗的笑聲。

月台上，攝影記者奔跑着，有一位宣傳員正在問幾個穿黑制服的路警：「你覺得這次行動怎麼樣？」其中的一位這樣回答：「你們做得很對，這完全是公民的意見。」

「去，去，步行去！」

廣場的北面，兩輛裝有播音機的卡車，現在成爲臨時的主席台，被歡迎的代表，由黃廷芳、雷潔瓊、陳立復、陳賡申代表講話。王紹鑿、林漢達是歡迎大會的主席，他們特別提出全上海的市民以至全國人民，應當響應代表的後盾，一次不成功，準備派出二次三次的代表去！林漢達先生更大聲的提出：九一八後，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那時各地人民爲了要求抗戰，曾從平津、武漢、瀋陽……各地步行去京請願，如這次代表不成功，我們也要全體步行去！」立時，台上一片響應聲：

「去，去，步行去！」

大會上通過了四個議案：①組織上海各界和平促進聯合會，②十代表赴京請願，只許成功，不許失敗，③十代表不成功，即發動羣衆步行赴京請願，④致電美政府，不要助長中國內戰。

用感激的眼光看

十一時〇五分，載各代表的第六次列車開了，車站上立時呼聲與炮竹聲齊鳴，五六個樂隊也一起奏樂歡送。無數的羣衆，熱情的追趕着列車出站。這時，大隊行列，在糾察隊的車行隊開道下出發了！就在這時，北站開來了一輛警衛車！宣傳隊立刻送上傳單去！警長命令上刺刀，隊伍裏立刻喊出了「提高警衛待遇」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警察的手，把拔出一半的刀身，又復插進了刀鞘！在北浙江路，一個士兵接了一張「告工友書」，他對那個宣傳員說：「我們軍人也有痛苦，你們爲什麼不給我們說一說！」宣傳員立刻又交給他一張「告軍士書」他看後，用感激的眼光看着這支行列。

都用憤慨的目光看

四人一行的行列，整整要化一小時〇五分才走完。從永安公司的屋頂上望下來，布旗、紙旗、標語和人的頭顱動着，像長江穿過三峽一樣，它的頭已經過了望平街，它的尾巴，還在老坎坡橋的北面，除了這支反內戰的隊

伍，這條上海最熱鬧的市街上，所有的電車和汽車已經停滯了。紅木砌成的路面上，像所有經過的橋道一樣，用粉筆寫滿了標語，最多的除了永久停止內戰，實現長期和平之外，就是美軍立即離華和反對外國人干涉中國內政！而百貨業的隊伍到日昇樓時，鼓聲敲得特別響，步伐也顯得特別整齊。

當隊伍到達望平街時，有一個叫俞毅榮的三青团員，他散着挑撥戰爭的傳單，當大同大學的一個女同學上去質問時，他竟打了她一記耳光。隊伍立刻停下來了，到處喊起了「打倒特務」的口號，糾察一面勸告大隊行進，一面把俞毅榮扭住，推到了行列的前面，兩旁圍觀的市民，都以憤厭的目光看着他。

回到你醜惡的家去

江西路市政府的前後門都緊閉起來了。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於是學生們便在大門上，交×着貼上了兩張標語，在市府的各個門、窗上，柱上和地上，更用粉筆寫上了「打倒貪官污吏」，「絕子絕孫的再打內戰」和「反動份子，你發了國難財，接收財，現在又想發內戰財嗎？」等。

從市政府走過一條馬路，便是美國領事館，到這裏，隊伍更激動起來了，口號像浪濤似的向兩座高聳的大樓去：

「美軍回家去！」
「反對延長租借法案！」
美國人從窗裏探出頭來，或走到階沿上來，於是巨大的聲浪又響起了。

「Go Back to your sweet home！」

而各種中英文的標語，也貼滿了領事館的門上和窗上。

誰是搗亂份子？

大世界的屋頂上，丟下了破瓶和平的傳單，青年會的六樓上，更擲下酒瓶和菜盆，打破了在路旁圍觀的三和樓廚師鄭福元的頭部，担架抬上了救護車，幾萬人憤怒了。我親眼看見幾個家庭婦女這樣說：「反對內戰是好事，這些沒良心的爲啥要用菜盆子打傷人？」維持秩序的糾察抓住了打手，據說他身上有三民主義青年團上海支團部第三分團第三組字第七四三號團證。又據說，他們有許多人在廿三日早晨會接受了一定的「任務」的。

尾聲

經過八小時以上的吶喊，遊行，日曬風吹和反特務鬥爭，示威羣衆的情緒毫無減色，無數旗幟和橫條標語頂着颯風的阻力，在下午四時走進了復興公園（法國公園）。大家呼着口號坐到草地上，有的唱起反內戰的歌曲，有的去噴水池用流水沖塗滿了灰塵的火熱的臉，有的到小店裏去買

點冰解渴，麵包充飢。而大多數却是激動着，狂怒的喊出：「打倒特務，打倒走狗」的口號。主席團決定把四個搗亂份子站在汽車上犯圍示衆，後由警衛帶去處理。但是羣衆的情緒還是很高漲，不肯輕輕放過，經主席團一再解釋後，才說服了憤怒的羣衆。

汽車一聲吼叫，把站在車上的四個搗亂份子連三個去證明的學生帶走了。但羣衆還在用小旗揮着那四個搗亂份子罵：「特務，走狗！」有些人還向押車的警察局長喊道：「警察局要負責，警察局要負責！」那個局長拍胸脯道：「我負責，我負責。」車子開走了。

晚上的消息，送去警局的四個搗亂份子已被三青团保出來，同去的三位學生却被打押在警局裏面，一直到現在還被監禁着。

下午五時，遊行隊伍在軍樂聲中有組織的散去。當大隊兒走出法國公園的時候，門口已經站滿了上着刺刀的武裝警察，在呂班路和辣斐德路上，也架起了機關槍，他們的手指，已奉命扣在發火圈上。但行列裏沒有一個人的臉上表現了恐懼，依然大聲的歌唱着，呼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走向各個方向去。

這是十年來罕見的羣衆場面，我的心很久很久是興奮着。



對於和平的挑戰

懷南

南京特務行兇毆辱呼籲和平代表經過

——南京通訊——

一 早有佈置

內戰危機空前嚴重，在這嚴重關頭，每一個不願讓內戰毀滅民族生靈的善良人民，已到了不能不行動起來的時候，阻止這萬惡的內戰的爆發，是全國人民當前的中心任務。上海各界促進和平聯合會的代表馬敘倫、賈廷芳、盛丕華、胡厥文、包達三、張嗣伯、閻寶航、雷潔瑛、胡子嬰諸先生及上海學生代表陳震中、陳立復兩先生一行十餘人，六月廿三日，在上海七萬市民學生的熱烈歡送下，懷帶了滿腔熱誠，搭車來京請願，向蔣主席馬歇爾及中共三方面呼籲和平，轉達上海市民反對內戰的民意。

國民黨當局却仇視這批反對內戰主張和平的人民代表。當上海請願代表即將來京的消息傳到南京以後，當局就開始了組織破壞工作。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很早就下令給南京各報館，不准登載馬敘倫等先生來京的消息，國民黨的黨報開始了辱罵與攻擊。廿三日下午七時，和平代表們乘車抵京，就在登陸首都的下關車站，在「以警治國」的南京，在軍警森嚴的情形下，這批和平使者遭受了好幾小時的國民黨特務暴徒的包圍毆打，其時間延續達六小時之久。

由上海駛來的火車車皮上却貼滿了紅紅綠綠的「反對內戰」、「和平協商」等標語，由此可見上海歡送的熱烈。

從上海來京的最後一班快車，終於載了十位代表，在傍晚七時到達下關車站，這時少數去迎接的親友，已發現事態的不平凡了。他們戴紅帽子（車站的搬行李伙）去搬行李，一個個被人阻止了，他們去僱汽車，一家家車行受了警告，一概拒絕了。

當列車駛進車站，旅客紛紛下車時，突然有二位身著綢緞衫褲，腳穿紋皮皮鞋，腰上凸出一眼便知是手槍的「難民」代表，迎上月台，把幾位呼籲和平的老先生攔住，出言不遜的說：「你們既然是民衆代表，就請帶我們去見周恩來，我們要還鄉呀！」代表團秘書胡子嬰先生答覆說：「只要國內戰爭停止了，離家離民就可回鄉過安定的生活。這時旅客

二 慘劇經過

二十三日下午四時左右，南京下關火車站上來了少數幾位迎接上海前來的和平使者的歡迎者。四點十分鐘的快車到站，沒有看到請願團的影子，但

漸漸出站，車站湧進了千多個內着制服外穿長衫的「難民」，一片高喊聲：「打共產黨代表！」「叫姓馬的站出來說話！」喊打與鼓掌助威之聲，嘈雜一團，站上軍警坐視旁觀，聽任叫罵。當馬敘倫先生步出月台時，彪形黑色大漢一聲喊打，一羣特務遞擁上去舉拳就打，馬先生旁邊的另一代表雷潔瑛女士，趕緊用身護住馬老先生，暴徒們的拳頭如雨點般的打下，馬先生雷先生及其他幾位代表被打傷了。這時車站上的暴徒已達二千人，代表團被擠進了候車室。暴徒們圍住候車室門口，當時還有幾位憲兵阻止凶手衝入，他們便圍在窗外叫罵不已，大聲大叫：「我姓馬的出來問話！」「看打馬歇爾呀！」（雷潔瑛的打手把馬先生的名字錯成了馬歇爾了，可笑！）「打周恩來！打共產黨！」馬老先生因旅途勞頓，在鎮江時，且曾被暴徒毆打煩擾一次，

周恩來將軍

為下開慘案致三人會議

國美雙方代表備忘錄

三日夜南京下關車站發生特務毆打上海各界代表及記者多人的大慘案後，翌日三人會議中共代表周恩來將軍特以備忘錄一份，分致國民黨及美國雙方代表，對政府放縱此次暴行表示嚴重抗議，並提出六項善後意見。原文如下：

馬歇爾將軍閣下：

徐永昌將軍、俞大維部長閣下：

昨夜南京下關車站所發生之暴行慘案，會由我方專使於當時面告考艾上校，並經考艾上校轉告俞部長、俞部長尤為轉達陳誠將軍，採取適當辦法處理此事。但實際情形，上海人民團體為和平請願的代表自昨日十八時半起，即被南京有組織的二百餘特務徒包圍毆打，不分男女老幼，皆被毆辱，並掠奪身上財物，警憲旁立，視若無睹，令人憤慨。直至午夜後零點卅分，請願代

應接見他們，誠意的聽取他們提出的主張。為此，我特向政府放縱此次首都暴徒的事情，提出嚴重抗議，並提議政府應採取如下步驟，以平公憤：

- 一、政府應下明令懲辦六月廿三日南京下關車站毆打上海和平請願代表的罪首；
 - 二、政府應下明令追究此次事變中地方警憲之責任，並予懲處；
 - 三、政府應明令取消軍統、中統等特務機構，並保證此種同類事件不再發生；
 - 四、政府應明令保護人民團體及個人有向政府請願及聲訴之權利；
 - 五、政府應負擔受傷者醫藥費及各人所受損失之全部賠償；
 - 六、政府應負責保護各代表在京及其以後之居住行動的安全。
- 上述提議，務請政府代表於下次三人會議開會時，賜予回答為幸。專此，順頌公祺。中共代表周恩來謹啟。附名單一紙（從略）。

下車又被毆打，精神疲憊不堪，躺在沙發上閉目嘆氣。就由閻實航先生出去，關先生站在亮上向圍得密密層層的暴徒說明地說：「此次來京請願的目的，但是兩句話尚未說完，一片喊打之聲，已使他無法繼續講話。暴徒們竟高喊『共產黨！』」

「我與日本人打了多少年仗，不會下跪，我要為中國人保留一點面子，你們給我好了。」

這時暴徒們的猙獰殘忍的面目，已放肆發揮，在站的幾位新聞記者一見形勢惡劣，相率離去，大公報記者高集，新民報女記者浦熙修正準備離站，却被暴徒攔住，不讓出站，他們再三說明是新聞記者，也不理睬，一時拳脚交加，被打入候車室內。有幾十個自稱三民主義青年團職員的「亂民」代表迫入室內，拍桌大罵不已，戶外則是一片「打共產黨」的吼聲。有的說：「周恩來捉到了！」「馬歇爾也捉到了！」於是一片鼓掌、狂呼。

相持至下午九時許，幾位新聞記者在所謂「亂民」代表的同意之下出站，但甫出候車室又被暴徒毆打，第二次又退回候車室。晚十時半，南京市政府新聞專員錢江潮前來與暴徒代表講了不少好話，負責證明三位（大公報高集、新民報浦熙修、益世報徐斌）是新聞記者，應讓他們回家，終算得到了同意，誰知一出車站，又是一片喊打聲，鼓噪聲，毆打又開始了，先是圍成一團打，旋又分開一個個打，暴徒們竟殘忍到扭住女記者浦熙修的頭髮，拳打腳踢，渾身衣服扯破，這樣又被打回到候車室。

記者們三次遭打，代表們一次遭打，皆因處在一間斗室之中，其他記者們這時也陸續前去採訪消息，在窗外斗室內探視，見到有人踴躍毆辱，精神疲憊，但神色泰然，一種威武不屈的氣概，令人欽敬。

時間已到午夜十一時半，遭難的人民代表與新聞記者仍毫無希望離此險境，正在這時，國民黨治安當局竟不負責任，撤去所有憲警，這就是明白白的表示讓特務暴徒更痛快的發洩獸性。果然，憲警撤退以後，大批暴徒從車站外擁入站內，高喊「

上海人民的憤怒和聲援

六月廿四日的清晨，本埠文瀾、時事等若干家電報續續上海人民代表馬毅倫等在南京下關被嚴重

傷的消息，分送到各工廠、學校、公司以及各職業部門去。在一夜的睜睡中，恢復了昨天整日歡送遊行的疲勞的人們，揉着惺忪的睡眼翻開報紙，不禁覺得凸出眼睛，一口氣讀完了這則簡短的消息，眼淚激激地掉下來，心頭湧起了一腔猛烈的怒火。

☆

下午，各處街頭牆壁上貼着聯合晚報，鮮紅的標語圍着下關暴行的詳情記載，五六人或十數人擠着看，一個商人模樣着格子綢短衫褲的人說：「要求和平的代表先遭打，這個世界真沒有道理可講」。另一個說：「什麼「蘇北難民」分明是心裏有難處，存心去打的」。上海人對於流氓故意尋釁的花樣是「門種很精」的。

☆

一個老百姓看到某報紙把人民代表四字加以括號後，感憤的說：這樣寫法竟是說這些代表並不是真的人民代表而是「偽」人民代表了，如此說來，那天北火車站我們五六萬送行的人民也要加以括號，稱為「偽」人民了。

☆

上海市人民團體聯合會，學生爭取和平聯合會，滬西滬東工人反內戰民主促進會以及百貨業職工會，各學校紛紛開會，發表宣言，表示抗議，並一致要求嚴懲兇手，懲處疏忽責任的治安機關，保障人民自由，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中國婦女聯誼會上海分會，也電慰受傷諸代表，並專電慰問

雷潔瓊浦熙修二女士。

☆

人民代表中包達三老先生夫人聽見諸代表被打消息後，非常悲痛，但她對特來慰問之友人說：「他（指包達三先生）已這慶大年紀，死了也不要緊了，尤其這次是為的整個國家的事，是為的老百姓的事。他就是死了，也還會有年輕的人接着幹的。」

☆

東吳大學學生開會，對於暴徒毆打他們的老師雷潔瓊女士，尤其感到憤慨，大家都流着淚，一個同學說：「雷先生是我們的母親，是我們的親娘，親娘挨了打，我們怎麼能不痛哭，我們怎麼能輕輕放了兇手」。聖約翰大學學生聽說同學陳震中被打，而且受傷最重，話都不會講了，不禁都失聲痛哭。陳的父親陳已生先生，雷的丈夫嚴景耀聞訊後馬上趕到南京去探望。

☆

一個職業青年說：若是馬老夫子有個好歹，我決不活了！許多大公司會參加遊行的廚司們，聽說代表被打，都爭着看報，一個廚司並且說：「下次要是派代表去，南京我也去。」

☆

上海工人協會號召全上海八十萬工人誓死作各代表的後盾，為中國和平而奮鬥到底。中紡十二廠全體工友捐獻醫藥費三萬元，電力公司工友，保險業，百貨業，酒菜業職工會，小學教員，銀行職員等踴躍贈獻金，文瀾報自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

打倒共產黨」，為首的特務更高喊「打死不要緊，我負責」！汽水瓶、皮鞋脚、椅子皆成暴徒武器，七八個老弱男女代表及記者別無辦法，只好不加抵抗地讓這批瘋狗亂打。馬毅倫老先生在暴徒衝入時，靜坐輪椅上閉目不動，雷潔瓊女士面部被打傷流血，暴徒猶不滿足，她的胸部、背部、腿部全被打傷，血流滿身，衣服上印了一個個皮鞋脚印，暈厥在沙發上，女記者浦熙修頭部被打，也暈倒在雷潔瓊女士身上，背部受了重傷，大公報記者高樂，被打得眼腫鼻腫，後腦部出血，背脊受傷，其他隨員航先生等也無不被打得鮮血淋漓，尤其殘忍的是把民主同盟去迎接的葉篤義先生打得鮮血不止，學生代表（聖約翰大學學生）陳震中，內傷最重，一位女士全身衣褲都被剝得精光，引為笑劇（她後來備了車站女傭的衣服，才得離去）。

在這瘋狂亂打中，暴徒開始了搶劫，把所有代表及記者們的鈔票、手錶、皮包、鋼筆等一概搶去，這無恥殘忍貪婪的一羣野獸！

正在暴徒自由行凶之際，五六位外國記者趕到車站，擠進暴徒羣，目睹了這殘忍凶慘的一幕，無不義憤。這時已經打完了，此輩斯應，軍警又復出現，來「驅散」這批「難民」了。候車室內桌椅毀，血流滿地，這批為和平而遊歷的戰士皆已倒在室內不省人事，不能動彈。一直到二十四日晨一點半，警備司令部派來了卡車，將這批受傷者拖上汽車，押往警備司令部，經抗聯及外國記者乘吉普車緊隨不放，這才送進城內太平路中央醫院。到了醫院內還無人過問，甚至有人說出：「你傷我沒傷」！這種非人類所能說出口的話。

三 營救、慰問

五天中共收到二百餘萬元，獻金第一日為三萬元，第五日七十餘萬元，正在逐日增加。

☆

慰問信從學校、工廠、公司裏雪片似的飛出來，裏面寫道：「打在你們的身上，痛在我們心裏。」每一封都是有血有淚的詩篇，字裏行間充滿了和平的渴望，對特務統治的憤怒，對代表們的感激和鬥爭的決心。不要以為這些是空話，結實的力量就是這樣逐步形成的。

☆

二十七號下午，許多學生送慰問信託和平聯轉呈人民代表，他們恭恭敬敬的遞給和平聯負責人。南屏女中的一位同學只有十四歲光景，她是從老遠的瀘西冒着酷暑跑來的，在虔誠的把慰問信交給和平聯後，這女學生還千叮萬囑的要求得到回信，因

解放區新聞界

電慰下關受傷諸先生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中國解放區新聞記者聯合會籌備會，頃電慰南京而案中受傷諸市人民團體代表及新聞界人士，原電如下：南京新華分社轉馬敘倫、關寶航、雷潔瓊、陳震中及大公報記者高集、新民報記者浦熙修等先生公鑒：嚴閣先生等被國民黨特務暴徒兇毆負傷，不勝義憤，當局對呼籲和平之人民代表，竟下此毒手，並與其擴大內戰之行動互為表裏。中國和平民主事業，正處於空前危急之秋，務祈為國珍重，早日恢復健康，為和平民主事業而奮鬥。敝會職責所在，當將此案真相公告國人，並誓為諸先生後盾。特此電慰。中國解放區新聞記者聯合會籌備會

為她們自治會的全體同學在眼巴巴地等待着人民代表康復的好消息。

☆

關於下關暴行的新歌很快的編出來了：

「怒吼吧，

莫再讓匪徒橫行，

怒吼吧，

堅定實行民主跟和平！」

另一支歌名「都是你們，走狗！」唱道：

「你們這批法西斯的暴徒，

打傷我們的代表

打不傷千萬個人的心。

你這惡魔，

殘殺人民，發動內戰阻礙民主，

都是你們走狗，呸！」

還有喚醒小特務的朗誦材料，名「給下關的行動者」：

「快放下你的鐵棍，

不要再接受好戰者的命令，

祇為了些許津貼，祇為了惡霸無理的命令，你，

犧牲了你的人格，抹殺了你的良心，招致了千萬人的

唾罵，破壞了新中國的和平，請低頭想一想吧，

這是不是值得的？」

☆

為了表示上海人民爭取和平的決心，在代表被打後就醞釀要推選數千人的大請願團步行到南京去，並且計劃了沿途如何擴大反內戰宣傳，如何確保途中安全，如何對付打手以及伙食等問題，酒菜業職工還自願辦理沿途和抵京後的伙食，後來直到在南京的受傷代表來電勸告方中止。從這件事上足可證明人民要和平厭內戰的情緒，是無論用什麼方法都壓不下去的。（集思）

暴徒將請願代表包圍在車站之後，中共代表團、民主同盟代表團及正義人士湯夜奔走營救。民盟羅莘基先生打電話給馬敘倫呼籲，年老的梁漱溟先生聞訊，半夜從床上披衣起來，出外奔走，馮玉祥、李濟深先生亦為之焦急異常，紛紛打電話給邵力子先生請其從速營救。許多新聞記者為同業被難亦紛紛打電話給邵先生請其營救。但是營救者是無權無勢的人，整夜奔忙，無濟於事，從下午七時到凌晨一時半，暴徒逞凶七小時，直至他們任務完成，始由軍警來收拾完場。

遭難的和平代表與記者，血淋淋的躺在陸軍醫院水門汀上，已經是二十四日晨三時了。慰問者絡繹不絕的前來。郭沫若先生到得早，走得最遲，從他的神態可看出他的悲憤。中共代表團周鳳來、董必武、鄧穎超、李維漢、陳代遠等及民盟代表羅莘基先生紛紛趕往醫院慰問。此外還有一大羣記者。記者於二十四日晨往中央醫院探視，馬敘倫先生因頭部、腰部、胸部均受重傷，呼吸困難，精神不佳，記者不顧多打擾，未與交談。學生代表陳震中昏迷不醒，雷潔瓊女士則憤嘆暴徒凶惡的殘忍，並稱「我衣上腳印血跡，將永遠保存」。

當國民黨的首都所在地，竟發生如此殘凶暴戾的慘劇，這已震動了南京市民，憤激的火在他們胸中燃燒！刺刀是統治不了人民的意志的！以共產黨的帽子硬戴在工商界的書生、大學教授頭上，這只是更證明腐爛的統治者的更加無恥和衆叛親離，正像一位被難者所說：「國民黨就這樣把社會上的好人都歸入共產黨，把流氓打手引為忠實同志，這究竟是誰的損失？」

不錯！真正愛護國民黨的國民黨人士應該研究一下這個問題。（懷南）

重慶人渴望和平

蕭佳令

(重慶航訊)

六月八日那天，有一個消息在重慶的街頭巷尾不脛而走，這個消息對於急於復員還鄉的人簡直像晴天霹靂一樣的震驚。人們奔走相告着說是國民黨中央黨政軍各機關聯合辦事處在六月八日召集了有關各機關舉行緊急會議，商量緊急還鄉辦法，決議：(一)所有商貨及復員人客一律停運兩月，(二)各機關組糾察隊，嚴格取締搭載旅客。為了趕運內戰火線上的軍糧，成千萬的老百姓被拋擲在長江邊上了。

和這同時，有一大批軍火從雲南運到了重慶，雲南過去儲藏有大量的軍火，好幾個月來，國民黨當局就從雲南不斷運出這批軍火。最近，連航空委員會的汽車大隊都參加了運軍火的工作。該會汽車第十八中隊已由雲南宜良陸良裝運大量七公分五的山砲彈和機槍彈藥到重慶轉運西安，再轉運東北。

重慶人抬眼四望，一片殺氣瀰漫在整個的天空！儘管有些人嗜戰若狂，但人民是不想內戰的，他們需要和平，他們渴望和平如大旱之望雲霓。請聽：這是一部份人民的聲音：

中國工業公司和工礦建設公司的總經理魯自誠說：「內戰如果打下去，中國的民族工業將發生嚴重的危機。我們對於和平，在憂慮、想念、希望中被拋擲在長江邊上了。」

民生公司現有的船隻，差運佔了百分之八十九，虧本很大。他們的一個負責人說：「內戰再打下去，半個月或者一個月後公司只好關門大吉了。」

永利銀行盧瀾康先生當記者前去訪問他時，第一句話就說：「我當然反對內戰。今天的情形，工商業已瀕於絕境，而政府對於這樣嚴重的局面，

竟然「見死不救」。又說：「工商業是直接影響金融的，當前工商業萬分凋敝，我們呢，不打內戰都不行了，如果還要打下去，銀行業就只有破產一途了。」

宗教信徒們也參與了祈禱和平的行列。六月十二日，重慶市佛教徒如初大法師、黃墨涵、劉佛信、甘輪圓、李覺僧、朱叔癉等發起重慶佛化同人祈禱和平法會，在長安寺舉行和平祈禱，並上書蔣主席、毛主席和馬歇爾將軍，呼籲和平。

基督教人士於十六日上午九時在重慶各禮拜堂和教會學校各團契分別舉行和平祈禱，同日下午四時又在公園路青年會舉行聯合和平祈禱大會。幾個教會方面的領導人物對時局的意見是這樣：金陵、華西大學神學院教務長、青年會德育部幹事施煥芳博士說：「基督教不信戰爭可以解決問題，所以目前中國的問題，也不能用戰爭的方法去解決。人民不要戰爭，人民所要的是和平。」

聖公會會長楊永清先生說：「在今天我們當然是要和平的，我們是要人收刀入鞘，不是要人抽刀出鞘。我們希望人人相愛，以誠相見，讓人民永遠生活在和平的社會中。」女青年會的邵蓮娟女士說：「我們基督徒是絕對反對戰爭的，現在全國災荒太嚴重，物價壓着人民不能生活，離家八年的人回不了家，每個人不需要戰爭，中國也不能再戰了！只靠打，是打不出任何結果來的。」

十六日下午四時在公園路青年會舉行的聯合和平祈禱大會，場面是相當動人的，老年人，婦女，小孩子擠滿了會場，陳崇桂牧師隨口說：「我們今天聚集在這里，為國家為世界祈求和平。需要知道，和平是從公平而來，是從誠實而來反對。」

陽翰笙先生等指出：「堂堂重慶各界人士組織的「重慶人民和平促進會」最近向全國人士發出了一個通電，呼籲大家起來制止內戰。該會推出黃墨涵、王卓然、黃次威、鄭公復、徐崇林等五人為和平使者，準備到南京去向主席請願（六月廿六日寄）

南京下關暴徒行兇毆傷上海人民代表和新聞記者的消息傳到這裏後，重慶的人們震怒了。新聞界首先發出抗議，六十三個新聞從業員電慰浦熙修、高集等同業，堅決反對摧殘新聞自由和人身自由的暴行。

重慶人民和平促進會，作家陽翰笙等二十五人、鄧初民等也紛紛致函慰問。鄧初民的信上說：「長期停戰，實現和平，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國家命脈之所繫。只有民族國家祈求和平。需要知道，和平是從公平而來，是從誠實而來反對。」

我們是要求人收刀入鞘，不是要人抽刀出鞘。我們希望人人相愛，以誠相見，讓人民永遠生活在和平的社會中。」

仰望着你啊！

請收刀入鞘 勿抽刀出鞘

國民黨軍官反對內戰

周而復

(東北通訊)

在×地一家旅館里，我看到長春戰役放下武器的國民黨軍官們。首先看到的，是行營少將高級參議吳士瑜先生。他們現在每天三餐，每餐五菜一湯，生活優裕，也常上街逛逛。吳先生表示吃的太好，住的也好，甚為感激。他認為民主聯軍這樣招待他們，是中國一定要走向和平的象徵。對民主聯軍在長春時，市面繁榮，生活安定，物價下跌，吳先生倍加讚譽。他說，國民黨初到長春時，秩序混亂，商店很早即閉門，且時有搶案發生，物價不斷上漲。政府大員不做什麼事，日為謀慮如何貪污腐化。他說行營有位交通處長，金典戎，利用自己職權，運走十多箱人參貂皮黃金，人民積恨日深。這位金處長括飽之後，坐上飛機，離開長春，連他的上級，行營參謀長董彥年，都不知道他何時走了。

董彥年將軍也運走不少人參貂皮金子。據吳士瑜說，他另外還安插私人。凡是他的親戚故舊，同鄉同學，無不帶了一官半職。吳先生氣憤地說，國民黨軍隊中，實有偽軍特務，警察，和「鑽石」部隊，編為東北保安二四兩縱隊。國民黨軍到長春的人員

都養與此輩為伍，然而這是董將軍一手辦理的，大家敢怒而不敢言。這部隊為非做歹，行如胡子，隨便搶入東西，政府官員對他們無法指揮，直屬董將軍。當長春有戰事時，要吳士瑜他們去中央銀行，說有「國軍」保護。吳先生等以由此等被稱做「國軍」的偽軍警察特務保護為恥，加以拒絕，但當時別無他法，只得勉強前去。

對東北問題，吳先生以為妥和平解決。他說：國共為兩大政黨，勢力敵，國民黨不可能消滅中共。美國不能以原子彈解決世界問題，要政治解決；國民黨也不能以優越武力解決中國問題，要協商處理。吳先生內戰時是周澤元部下，曾經與中共部隊交過手，他有十年內戰的經驗，覺得過去中共力量甚小，人口不多，地區不廣，都不能武力解決，現在更不必說了。

當時負責招待他們的是彭加倫先生，在十年前，吳先生和彭先生在江西曾交過手，打過仗，今天吳先生受招待更給他許多感想，更覺得打下去是沒有出路的。他以為中國不能再是一黨專政，要走向多黨政治，實行民主。最後他說，國民黨內大都厭戰

，要求和平，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我到另一個屋子，見到東北保安四支隊司令趙雲堂以下六位軍官。趙先生行醫近二十年，日本投降後他才組織所謂「地下軍」，發展至千人左右，內有大部分是偽敵時代的「國兵」。有人來說中央軍到了長春，要把他們收編為國軍，每支槍發千元，每人發慰勞金五千元，和三個月的薪水，吃大米白飯，生活優裕。國民黨軍隊第一次來了，只是省政府發了六百套軍衣，就派到九台擔任勤務，以後什麼錢也沒看見。四總隊十四團團長孫

文更苦，來了之後，吃高粱米飯還得用手捧看吃，連飯碗也沒有，鹹菜也沒有；更不用說什麼衣服了。到此後即擔任防守，還才知道原來是要進行內戰，這才知道上了騙。大家被迫留在工事裏，只想如何逃走。

國民黨內許多軍官兵是不願打內戰的，新六軍二十二師六十四團九連排長陸中傑日記上寫道：「噢，又要打仗了。都是中國人，有什麼打頭？天哪！還是和平了吧！爹媽聽到這消息不知要怎麼着急呢？其實我也不怕打仗，只是想不到從遠處的南方開到這里挨冷受凍，結果還鬧不和平，還自己打自己人，太傷腦筋了。」

新一軍二十二師六十六團×連文書李淮生在日記上更是表現出千千萬萬國民黨軍戰士的情緒：「我不願去

作我不忍心去作的事，現在已逼我去作。目前的形勢是避免不了戰爭，唉！以美國精銳武器來內戰，來殺自己的同胞，我根本反對，根本不贊成。但是我也是一個可憐虫，反抗又有什麼用呢？唉！我也只得昧心去執行我的任務。與同胞拚命，我心痛極了。

在前線，更是流行着厭戰的情緒：本溪前綫，一個山頭上的國民黨守軍，×連長，守着數十個傷亡的兄弟，沒有飯吃，一個老百姓送飯去，連長守着屍體哭，不肯吃，說吃飯不過多活兩天，不吃不過早死兩天，在他都是一樣；沒有意義。他自稱不是中央軍，他到東北來，是喂狗的，死了，就像他的兄弟們一樣：死了便喂狗。

五十二軍一個營長，召集連長開會，四個連長來了聽說要進行內戰，大家相視，一言不發，抱頭痛哭而去，會也未開成。這些，不過是在國民黨嚴密封鎖下透露出來的一點點，但已看出反動派是如何用盡各種方法，在強迫驅使中國人民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

勇於內戰的反動派將軍們，請聽聽你們部下的呼聲，人民的要求吧。吳士瑜少將的話，雖然「逆耳」，確係「忠言」。他十年內戰經驗所得出的結論，是值得反動派將軍們深深反省的。 (寄自哈爾濱)



志同德朱

志同東澤毛

中國共產黨

潘梓年

中國共產黨成立於民國十年七月一日，到今天已是廿五周年了。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它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起來的歷史，它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直接代表了中國廣大農民大眾的利益，為解中國民族，全國人民的徹底解放而奮鬥。

中國的民族解放與民主自由的革命鬥爭，是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就開始的，至今已是一百〇五年。在頭上的七十九年，中國革命一直走的是舊民主主義的道路，經過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中日戰爭，中法戰爭，戊戌運動，辛亥革命等幾次英勇奮鬥的失敗，確切證明了舊民主主義不能救中國。一九一七年發生了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砲響，震醒了東方，震醒了中國，於是七十四年前即一八四三年就產生了馬克思主義，這個人類最高尚的智慧的產物，傳進了中國，一九一九年中國就發生了有共產主義者，——馬列主義者參加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推舉了十二個代表，其中就有毛澤東同志和董必武同志二人，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中國革命開始得到馬列主義和它相結合，使它走上新民主主義的道路，而且為之一新。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前後已開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七次大會是去年方開過。

馬克思主義經過了七十八年，才在中國產生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比較歐洲過了好多年，但一經它到了中國，一有中國共產黨，人類最高尚的智慧的真理一經與中國人民的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就把中國革命推上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中共二十五年的歷史就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歷史。經過了三次偉大的革命戰爭——北伐，土地革命，抗戰，經歷了豐富的事變，儘管艱苦。在歷史無前例的艱苦鍛鍊中，它完成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深深結合起來的過程已到了成熟的階段。中國共產黨發起人之一，英明的毛澤東同志，他的思想和路線，在二十五年長期考驗中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證明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完全結合的典範。在去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四月二十三日開幕，六月十一日閉幕——上，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被全黨一致承認為黨的指導思想，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而把它規定在自己的新的黨章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標誌，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又走上了一個新的時期。如果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七十九年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五四運動以來的二十七年是馬列主



周 恩 來 同 志

劉 少 奇 同 志

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那麼，從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以後就是另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了。在這時期，雖然中國革命仍舊是新民主主義的，但與前一時期已有一個顯著的不同之點，那就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已有了進一步的更明確更完整的結合，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中國革命已成為更加自覺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了。

在今天，要了解中國共產黨的綱領，首先就有研究和了解毛澤東思想到底是什麼的必要。

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極其豐富的——它包括了對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全部總結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新發展，這裏有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理論和實際鬥爭的戰略與策略。在他自己所寫的許多文件中，「論新民主主義」和「論聯合政府」兩個著作是研究他的思想的輪廓的基本文件。在前一個著作中他闡明了新民主主義的來源和實質，在後一個著作中他提出了目前中國共產黨的一條綱領和具體綱領，並說明了目前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作風。「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兩個小冊子，是他在抗戰初期寫的，在這裏面已可使讀者看到他的思想一個相當完整的體系。此外，如他所寫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和「文藝問題」等著作，也是研究他的思想的重要文件。

在這裏，我們只能提提「論聯合政府」簡單地說一說目前中國共產黨的具體綱領和工作作風。

在具體綱領中，列舉了十個項目，第一項是講抗戰，主張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堅決反對中途妥協。我黨擁護開羅會議應使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的決心和應將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羣島歸還中國的決定。但當時對中途妥協的危險並未完全過去。要保證確實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必須改變國民黨消極的抗日政策，而把一切軍事力量用到積極對日作戰上面去；同時應儘量發展人民的抗日武裝，廣泛而深入地發展到一切敵人所到之處。消滅日本侵略者是中國人民的神聖權利，不享有絲毫的。

第二項講政制，主張立即廢止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要保證他把抗戰堅持到底，獲得徹底的勝利，這一項是必須做到的。所謂一黨專政實際上只是少數人在專政，並不是整個黨在專政，因為國民黨內部有不少進步人士，他們沒有參與政權或真正參與政權，他們也主張取消專政，實施民主統治。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敢說「一黨專政」或「一黨專政」有什麼好處，不應該停止或結束了，這是當前時期的大變化。問題是如何才能真正結束，這裏有真誠和假誠的兩種辦法。前者是立即宣佈廢止「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及無黨無派份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設有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以便恢復民族團結，打敗日本侵略者。為着討論這些事情，應召集一個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

成立機關，動手做去。在臨時的聯合政府之下，實行一切必要的民主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機，動員與統一中國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國配合作戰，打敗日本侵略者，使中國人民全都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到那時，再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之上，召開一個真正人民自己自由選舉出來的代表的國民代表大會，成立包括更廣大範圍的各界各派與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政府，領導解放後的中國人民，建設起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

除此以外的做法，不啻採用如何美化的名詞和如何堂皇的形式，如「國民大會」，「還政與民」之類，都是假的，都不是結束而是進一步的發展。

第三項講到人民的自由。爲要使一切人民的抗日力量能夠動員起來，統一起來，必須首先解除在人民身上的繩索，使人民獲得抗日，團結與民主的自由。這必須取消特務，取消一切壓迫自由之法令，肅清漢奸，間諜，親日份子，法西斯份子與貪官污吏，釋放政治犯，承認各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撤銷包圍與進攻解放區的軍隊，承認解放區，廢止保甲制度，廢止其他對許多經濟，文化與民衆運動的一切統治。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與身體的自由，是最重要而最實惠的自由，全中國的國民要在目前解放區的人民一樣，用自己的力量爭取其底層的實現。

第四項講到人民的統一。統一有二，有獨裁者的專制統一，武裝統一，有人民的民主統一，和平統一。我們要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目前中國人民爭自由，爭民主，爭聯合政府的運動，就是反對前一種統一，爭取後一種統一的運動。爲着消滅日本侵略者，爲着防止內戰，爲着建設新中國，必須將分裂的中國變爲統一的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

第五項講到人民的軍隊。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說：「今日以後，當對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人民的軍隊就是國民的武力。中國人民要自由，統一，要聯合政府，要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沒有一枝站在人民立場上的軍隊，那是不行的。

「軍隊是國家的。」非常正確，世界上沒有一個軍隊不是屬於國家的。但是什麼是國家呢？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國家？還是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國只應該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並在這個國家基礎之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中國的一切軍隊均應屬於這個國家的這個政府。

爲着打退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爲着中國的自由與統一，爲着防止內戰，保障國內和平，中國人民必須做一項實無旁貸的工作，這就是把那些在對日作戰時經常打放仗的，以反對人民，排斥異己與準備內戰爲目的的軍隊，加以改造，變爲人民的軍隊。

第六項講到土地問題。土地改革問題是中國革命現階段中最中心的問題，在這問

題上，我們共產黨人認爲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正確的。因爲中國革命的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這個革命的一切目的，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所以土地改革應當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裏轉移到農民手裏，變爲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剝削中解放出來，使農業從舊式的落後的水準進到近代化的水平，從而使工業獲得市場，造成了把農業與轉變爲工業國的可能性。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正確的。我們把這項主張看得特別認真，不但口講，而且實做。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中國共產黨就執行了這個主張。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把「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爲減租減息政策，爲的是要把地主也團結到抗戰陣營裏來。八年來的經驗證明這個步驟是正確的，目前解放區的地主與農民聯合起來反對日本侵略者，已有了很大的成績。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後繼續下去，首先在全國實現減租減息，就來尋找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

第七項講到工業。在工業問題上目前我們也完全同意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性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即節制資本之要旨也」的主張。目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地束縛着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着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破壞着廣大人民的財產。現在的革命正就解除這些束縛與停止這種破壞，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制度來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活」，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企業方面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和合法利潤。

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沒有人民的福利，沒有富強的中國；爲着打敗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但是，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的中國，要發展中國工業也是不可能的。實現聯合政府，是建立這樣一個新中國的唯一道路。

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將採取調節勞資關係的政策。一方面保護工人利益，根據情況之不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制以適當的失業救濟，社會保險，工會之權利等；另一方面，保護國家企業，私人企業與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的正當權利。

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其來源不外兩方面：主要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外資，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之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

第八項講到文化、教育和知識份子問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應該是「爲一般人民所共有」的，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就是說，中國國民文化與國

民教育，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與新教育。爲着掃除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而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中國，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護士，衛生工作者，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藝家，藝術家與普通文化工作者，以「爲人民服務」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精神，從事艱鉅的工作，一切這些知識份子，只要是爲人民服務中著有成績的，都應受到政府與社會的尊重，把他們看做國家與社會的寶貴財富。目前中國是一個被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所造成文化落後的國家，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迫切需要這種知識份子，因而知識份子問題在今天就顯得特別重要。

第九項是講少數民族問題。我們共產黨人完全同意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他說：「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的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戰爭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一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在目前，我們應該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羣衆，包括一切聯繫民衆領袖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與發展，並成立擁護民衆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應被尊重。

第十項講外交。中國共產黨同意大西洋憲章及莫斯科，開羅，德黑蘭，克里米亞各次國際會議的決定，尤其對於克里米亞會議的決定表示熱烈的贊同，因爲這個決定和中國共產黨關於解決東方問題與中國問題的基本方針是一致的。

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與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與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和各國建立鞏固邦交，解決一切戰後的相互關係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

我們認爲中國必須迅速改善中蘇邦交；太平洋問題的最後的徹底的解決，沒有蘇聯參加是不可能的。

我們認爲英美兩大國，特別是美國，在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共同事業上所作的偉大努力，以及兩國政府與兩國人民對於中國的同情與援助，是值得感謝的。但是，我們要求各盟邦的政府，首先是英美兩國政府，對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籲，加以嚴重的注意，不要使自己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因而損害或失去中國人民的友誼。

講到作風，中國共產黨從黨風運動以來，全部黨員都向清新的方向努力學習。這新的作風，主要點有三。

第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即一方面要有理論作領導，使工作有目標，有理想，同時要實踐，從實際出發，要能解決今天的實際的具體問題。反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和把局部經驗認爲普遍真理的經驗主義。如共產主義是我們的理想目標，

而在今天却要保護私有財產，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來解決人民的生計問題，就是一個標準例子。

第二，和人民羣衆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即應全心全力爲中國人民服務，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從自己小集團或自己個人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與向自己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爲任何不適合人民利益的都是錯誤的；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及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羣衆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羣衆的。

第三，自我批評的作風，即經常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與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有益的格言，以抵抗錯誤，缺點這類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黨員的思想與我們黨的肌體。

中國共產黨在去年七次大會時已有黨員一百二十一萬餘人，並已手解了九十一萬人民的軍隊，和人口特達一萬萬（現已達一萬萬三千萬）的十九個解放區，成爲抗日救國的一個重心。去年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新的正式中央委員四十四名，候補中央委員三十名。正式中委爲：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林彪、陳毅、董必武、陳雲、徐向前、關向應、陳潭秋、高崗、李富春、饒漱石、李立三、羅榮桓、康生、彭真、王若飛、張雲逸、賀龍、陳毅、周恩來、劉伯承、鄧位三、張聞天、蔡暢、鄧小平、陸定一、曾山、葉劍英、聶榮臻、彭德懷、鄧子恢、吳玉章、林楓、陳代遠、張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譚震林、薄一波、陳紹禹、秦邦憲。

候補中央委員爲：廖承志、王稼祥、陳伯達、黃克誠、王首道、蒙王、鄧演超、陳少敏、劉曉、鄒政、程子華、劉長勝、粟裕、王震、宋任窮、張際春、龔澤、王維舟、萬毅、古大存、曾鏡冰、陳郁、馬明芳、呂正操、羅瑞卿、劉子久、張宗遜、陳賡、王從吾、習仲勳、蕭勁光、劉瀾海。

「北方文化」

張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是綜合性的半月刊。主編者成仿吾、張如心。這裏有關於各種專門問題的研究，關於政治，經濟，文化，藝術，都根據他們長期實踐的經驗，切實的提出並解決了問題，不是空泛的議論，而是理論與實際的密切結合。關於解放區生活的各方面，這裏有許多報導。從創刊號到第四期，登載了張如心先生的毛澤東研究，對於毛澤東的人

生觀，和他的科學方法，科學預見，工作作風，都有精闢透徹的闡述，不但幫助我們了解這個偉大的人民領袖毛澤東之爲人，和他怎樣領導中國人民進行解放自己的鬥爭；還給我們一個學習的榜樣，增加了我們對於飲人之責任的認識，應當做一個怎樣的人？應當爲誰辛苦？應當怎樣工作？在這裏都有正確的解答。該刊在本埠的書店裏可以買到。還有一種叫「毛澤東論」的小冊子，就是這幾篇文章編集而成的，在許多書攤上都有待賣。



新張家口的學生

(張家口通訊)

孟 鉞

從張家口解放的那一天，我們開始了新的生活。在民主政府的領導下，各學校那一套敵偽秩序，也隨着整個張家口的敵偽統治的垮台而被摧毀了。那些作威作福的日本人副校長教職員，早已逃之夭夭。那些奴化我們的日文教材，被拋入垃圾堆。民主政府更接受了學生們的要求，撤換了少數的教職員，他們曾經幫助過日本教員，壓迫過我們。派來了有經驗的為我們青年學生所愛戴的校長教員。

反動份子藉着張家口剛剛解放的混亂時期，曾經大肆造謠，他們恐嚇我們說：「不要上八路軍的學校，不然以後危險。」「八路軍站不長，以後中央軍來了，上八路軍學校的學生，都要殺頭。」「共產黨共產共妻，女學生千萬不要上學校。」他們想瓦解我們的學校，但事實揭穿了這些陰謀，大部份同學很快回學校來了。

現在，張家口全市，已有中等以上的學校十處，計有華北聯合大學（是由老解放區搬來張家口的），中國醫科大學（原張家口醫學院和延安醫大合併而成），工業專門學校（原宣化工業中學和延安自然科學院合併而成），農科職業學校（原張家口商業中學），市立中學（今春新創立），女子中學，回民中學，內蒙古軍政學院（去年十二月創辦的），鐵路學院（原鐵路中學）。所有這些學校，雖然性質不同，但是却有一個共同的教育宗旨，就是培養我們青年學生在畢

業後，到各個崗位上去！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優秀幹部。

這些學校，學術研究有完全的自由，學生可以按着自己的志趣選擇適當的學校。同學們可以自由的閱讀各種書刊，可以按照自己的個性與特長，去致力研究所喜好的各種學問，可以對任何問題無拘束的發表個人的意見。對教員所講的問題，也可以提出相反的意見。學校對於同學所提的問題，都給以耐心解答。這些學校絕不提提倡同學去盲目的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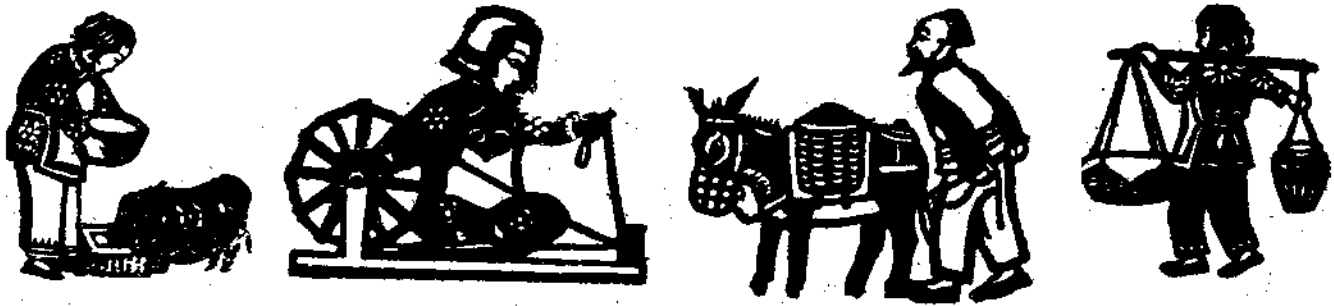
學校的一切教學方法和生活管理，都是民主的。學校教育計劃的制定，都是按照學生的需要，徵求學生的意見。在教學方法上，不僅注重教室裏上課，而且更重要的是啟發學生大膽的思維問題，懷疑問題，提出問題，組織討論，辯論，最後求得認識上的一致。所以教員除了上課教授以外，還領導學生的課外學習。師生中間沒有任何界限。

學校為了照顧同學們的經濟困難，考學入學的手續都非常簡單，沒有那些：「報名費」「保證金」等的繁雜項目，學費，課本費，講義費都免

收，學生生活上的困難，學校也盡力解決，中等以上學校都有公費生（伙食服裝由學校供給），半公費生（伙食由學校供給）的優待辦法，學生畢業後馬上可以就業，在這裏青年學生沒有「畢業就是失業」的苦惱。

在張家口剛剛解放的幾天中，學生會就在各學校成立了，首先成立的是張家口師範，女子中學，第二小學，商業中學等幾個學校的學生會。在學校開學以前，就由同學們自己組織了學生會。由這幾個學校發起。九月五號，召開了張市各校學生臨時代表會議，成立了學聯籌備會。在學聯籌備會推動領導下，各校學生會都在九月份當中先後建立。十二月廿五號，全市學生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正式成立市學聯。到現在為止，全市大學二處，專門學校一處，中學七處，完小十六處，都成立了學生會。初小二十六處，都成立了兒童團，共計學生會員兒童團員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九人。

學生會是我們同學自己的民主自治組織，他代表着全體同學的利益，為全體同學服務。學生會的各級組織，都是民主選舉產生。各校學生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每個會員，可以在會議上批評任何的幹部。一切工作，都是大家討論，求得認識上一致，再去執行。學校尊重學生會



的民主自治權利，好多的事情都交給同學們自己管理，由學生會領導執行。學校當局經常徵求學生會對學校行政的意見，虛心的採納同學們的意見。

學生會為同學們辦了許多事情，我們檢幾個重要的，介紹在下面：

在剛剛解放的張家口，要把敵偽奴化我們的囚籠，改造成為我們自己的學校，這就成了我們剛剛誕生的學生會首先應該擔負起來的責任。由於張家口解放時正值各學校放暑假，還沒有開學，於是我們首先動員到校的同鄉，寫信或自己去找別的同鄉，把學校的情況介紹給他們，揭破反動份子造謠欺騙，使兩個星期內回到學校，外縣的同學也陸續的返校了，同學們更親自動手，打掃校舍，整理學校，清除敵偽所留下來的各種痕跡（如標語校訓等等，保證了學校按期開課。在這時候同學們更提出了撤換那些不能教導學生的教職員的要求，學生會集中了同學們的意見，民主政府完全接納了同學們的意見，另選好多有經驗的教師來領導我們。

組織同學的學習研究：在學生會的領導推動下，我們成立了各種研究組，經常舉行講演會，座談會，討論會，辯論會，啓發同學們大膽的提出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各校學生會，都出版壁報。如聯大的「改造」，工專的「工專生活」，農校的「農校生活」等，壁報成了同學們自己的園地，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也可以批評別人的意見。根據去年的統計，二十四個學生會，出版了壁報達一八八次發表稿件二五三二篇。市青聯舉辦的青年講座，每逢星期日舉行，在那裏，我們聽了文化界前輩成仿吾，作家丁玲

，詩人蕭三，艾青等人的講演，我們都組織了討論。我們的學習方法是總與自己閱讀相結合，個人研究與大家討論相結合，我們儘量的發表自己的見解，同時也虛心的聽取別人的意見，大膽的批評別人的不正確論點，也勇敢的接受別人的正確批評。總之，我們是為了一個目的，學習是為了追求真理，擁護真理。

活躍的學習生活：學生會組織了課外的文化娛樂，體育運動。各校都有各種球隊，歌詠隊，劇團，秧歌隊，小學還有霸王鞭隊。據一月份的統計，全市各校共有劇團廿二個，五三個同學參加了劇團，排演了五六個節目，演出八十六次，歌詠隊三十一個，有六百三十個同學參加，都會唱二十個到三十個歌子。秧歌隊十九個，四百六十三個同學參加，演出了一百二十一次。霸王鞭隊二十五個，四百五十八個同學參加，演出了一百二十一次，高蹺隊五個，參加同學八十二人演出二十三次。我們演唱的歌子小調，好多都是同學們自己創作的，如聯大的「血染一二·九」，商中的「兩個時代的教育」，都是很受歡迎的。各學校都經常舉行娛樂晚會，由於這些活動的結果，學校裏充滿了朝氣，活潑，愉快的精神。

社會服務：各校學生會還利用課餘時間，組織同學進行必要的社會服

務。自從張家口解放以來，就組織過三次較大規模的宣傳活動。所有劇團，秧歌隊，霸王鞭隊，高蹺隊都一齊出動，因為這些文化娛樂形式能更多的吸引羣衆，我們就利用了這些形式，充實了新的內容。我們宣傳的內容，主要是國內外大事，和當前的中心工作，我們宣傳隊都是很受一般羣衆歡迎的。女中學生會，創造了漫畫與講演相結合的宣傳方式，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此外：各小學校學生會都選擇了商販集中的要路，設立了黑板報，經常把報紙上的重要消息，寫在上面。根據一月份統計，二十六個學生會，辦了黑板報五十八處，出版了一〇九七次。市學聯更組織了經常的廣播，使全國全世界都能聽到張家口學生的聲音。一月份以前的統計，廣播了三十九次，有八百九十九個同學參加。廣播的節目有歌詠，話劇，演講等，自二月份以後，已經有了定期廣播，每星期五下午六點至六點半，都是學生廣播時間。除了這些一般的宣傳工作以外，我們還幫助工人去教歌，給工人和市民的夜校民校去上課，還有一部份同學參加賑濟工作，給貧民發放賑糧。更應提出的是醫學院的同學，成立了一個羣衆診療所，免費給貧苦羣衆治病。在這些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一方面是我們給羣衆辦了事情，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們得到了許多寶貴知識。

人民的戰士

羅炳輝將軍逝世

新四軍第二師師長、山東軍區副司令員、皖東解放區的創造者羅炳輝將軍逝世了。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又一度蒙受到的損失。

羅將軍是雲南彝良縣人，出生在窮苦的農家，幼年替人幫工，十六歲時投唐繼堯部學炮兵，民國八年參加討袁之役，九年到廣西進朱瑞德部任參謀。十一年任連長參加中山先生的北伐。十二年參加討陳炯明戰役，後任廣州兵工廠警衛隊長。北伐戰爭時任營長。十八年秋冬之際在江西吉安參加中國共產黨，隨後率領民團起義，加入紅軍。十九年一月任紅軍十二軍軍長，二十三年任紅軍第五軍團總指揮，其後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

抗戰爆發以後，羅將軍領導新四軍江南部隊與安徽江蘇等省廣大軍民，堅持敵後抗戰，打擊敵偽，轉戰淮南路與津浦路之間，創造了淮南根據地，鞏固了華東解放區。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第二師師長，後任新四軍第二副軍長。今年四月又任山東軍區副司令。

不幸在六月廿一日，羅將軍因為患急性胃炎，從方地轉返臨沂治療，不料路經蘭陵竟突患腦充血症不治逝世。享年四十八歲。

羅將軍逝世噩耗傳到延安後，中共中央不勝悲悼，特於廿三日電羅將軍家屬弔唁。

羅將軍的遺體，當晚就運抵臨沂，廿三日下午五時新四軍軍部暨山東省黨政軍民各機關團體在臨沂隆重舉行羅故副司令員安葬典禮。新四軍軍長陳毅將軍，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將軍執紼前導，送葬行列長達數里。山東人民親自把他們忠誠的勤務員，他們偉大的解放者送進了墓穴。

陳毅將軍在墓前發表演說，沉痛號召大眾，為保衛和平民主而奮鬥。這號召將激動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激勵他們為完成羅副司令未完成的事業而努力。

生活自治：學校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學生會來管理，日常生活的一切制度，如教室規則，寢室規則，飯廳規則等，都是經過同學討論制定，因此大家都能自覺的遵守，學生會定期開小組生活檢討會，同學們都進行自我及互相批評，互相督促進步，克服缺點。解放以前，有某些教員認為小學生「非打管不行」，當着民主政府宣佈廢除體罰的時候，有人說以後學生沒辦法管了，可是事實證明學生自己組織起來，管理生活，有條有理，很有辦法。因此他們也被事實說服了。

在這半年的工作中，同學們在學生會的週圍團結起來了，學生會成了學生活動的核心。在日常活動中，建立了互相幫助團結友愛的優良作風。

如果有人問：張家口的學生半年来主要進步是什麼呢？每個同學都會毫不猶疑的回答：我們認識了目前所處的時代，我們確定了我們的方向——為人民大眾服務。

我們把為人民服務當作前進的青年學生的天職，我們今天學習的目的，就是將來為廣大的羣眾作事，我們要與廣大的工農勞苦羣眾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來建設和平民主繁榮的新中國。

在聽了成仿吾校長講的「青年應有的認識」和張如心先生所講的「毛

澤東的人生觀」以後，有的同學反省自己說：「我們過去只知道是求學，但是求學為什麼呢？都是一個很模糊的問題」。有的同學說：「我過去只是想今天好好上學，畢業以後找一個職位，將來可以作官，揚名」。有的同學說：「我過去讀書的目的，乾脆說就是為了升官發財……」這些同學勇敢的揭發了自己過去的錯誤觀念，這樣，他們也就進一步清洗舊社會留給我們青年的思想的毒素。

張家口的學生也做各解放區青年學生一樣，已享受着民主政治的權利。凡年滿十八歲以上的青年學生，都享受着公民應有的一切權利。我們曾經選舉了自己的代表，出席察哈爾省人民代表會議，現在又選舉了市參議員。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可以無拘束的提出對於國內大事的主張，可以自由的組織自己的團體，進行自己的集會，出版自己的刊物，我們還一切民主權利，都得到民主政府的切實保障。對於由各都市，到張家口來的同學，我們都能盡力幫助他們入校或就業。今後，我們更要加強我們的工作。我們願意和全國的同學緊緊的攜起手來，親密的團結在一起，擔負起我們年青一代的偉大使命，讓我們繼承着「五四」「一二·九」的偉大的精神，向着為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新中國的真正實現而邁進！

佃農翻身

蘇北印象記 5

楊健華

上一回，我告訴了大家一個淮安石塘區佃農翻身的故事。可是，這個今天已經得到解放的石塘區，即在前年，還發生着許多令人不能相信的慘事。且說石塘區第二保屬夏莊，有個佃戶名叫黃幹生，種了城裏榆樹街地主六畝半田；這裏的風習，一向每到麥子將熟時節，地主就要來向佃戶收「預借麥」，每畝收二三斗。你想，在那上季糧食已經吃盡，本季麥子尚未收割的時候，佃戶哪裏繳得出那麼多的存糧？於是，許多悲慘的故事就在這兒發生了。這兒的地主的代管人常熟文，佃戶們對他向來害怕，稱做「常大老爺」，簡直視如凶神惡煞。去年麥熟時節，這位常大老爺就帶着三個「二皇」（僱軍）來到了夏莊，向黃幹生催收預借麥。可憐黃幹生前季的收成早已吃光，哪裏繳得出預借麥？黃幹生看見常大老爺帶着二皇下鄉，早已嚇得發抖，面色變青，一家大小跪在常大老爺面前哀求緩繳，常大老爺哪裏肯答應，黃幹生的老婆挨了兩下耳光，嚇得不敢再聲張。

；黃幹生又被「二皇」吊在樹上，苦求不放，竟就那樣給吊死在樹上！可是，人死了，常大老爺也還是不肯干休，結果由左隣右舍大夥兒湊起三斗麥子，才把他打發走。

你們也許覺得這是一個可怕的故事吧？但是，在已往的蘇北農村裏，這樣的慘事何啻千萬萬。「預借麥」也只是二十餘種額外剝削中的一種。此外，還有小租（每畝約二三升），舊麥（每畝三升，送給地主做醬），看稻費（每畝三升），「大斗大斛」（每石比平斗多一斗六升至二斗六升），修車（每年每車約需三斗稻子，本應地主負擔，但後來完全轉嫁到佃戶身上），修溝（每畝約出二升），「包黑坊」（每戶繳五升至一斗），「虛田實包」（每一石田，即六畝六分要五分虛田），戰時加租（每畝加二斗左右），「偽費」（每畝每年約繳一石），以及「寫田禮」，「年禮」，「出倉費」，「出差費」，「拖打」（代工），「蓋倉費」，「種子費」，「欠租加息」，「和鷄租鴨」……；地主下鄉收租，佃戶還要供飯，麥收供小飯。

秋收供大飯，所謂「魚、肉、麵筋、蛋、雷也打不散」，就是蘇北佃農家喻戶曉的供飯常規。「滾蛋不吃飯，桌子向外擡！」佃農們有苦說不出，不知要忍受多少無窮無盡的剝削。

從去年九月，蘇北一帶由新四軍從敵偽手裏解放出來之後，蘇北的人民才算重見天日。不過，敵偽的壓迫雖然解除，可是，對於佃農們，如果那些沉重的剝削不能逐步免減，那還是算不得「翻身」。所以，蘇皖邊區政府在黨好運動之後，首先進行的就是減租退租。減租的問題是比較簡單的，照原有的正租額按「二五減租」的原則實行酌減（即佃戶按原租額照七五折繳租）。這裏的問題只在真減或假減。幾百年來佃農們在主任意的侮辱欺辱之下，弄得幾乎抬不起頭來，地主們只要稍稍要一點手段，「明減暗不減」的陰謀就會在佃農間普遍地實行起來，他們在過去實在被嚇得太怕，壓得太苦了。地主們只要輕輕地散佈一點流言，製造一點空氣，就會使他們害怕「變天」（大局改變），害怕報復。於是，政府不能不實地調查減租的實情，揭破假減租，實行真減租。有一戶佃農，害怕地主不敢接受減租的實惠，在夜間偷偷的把所減的部分送還給地主；後來給政府的「查減」幹部查出，從地主那裏取回給他，到夜間他又設法送回去。

這樣往返達七次之多，才說服了他，使他敢於接受減租的利益。

退租算賬是為了解除正租以外的額外剝削，因為各地區額外剝削的名目和程度都不統一，所以問題比較複雜，政府特地設了各區的減租退租仲裁委員會，按照主佃兩方的實際情形，作適當的調解和仲裁。四月四日，淮安的石塘區舉行了一次仲裁會議，到了六十幾位地主（或代理人）和二百位佃戶代表，佃戶們提出過去的偽費應由地主負擔，此外，十種主要的額外剝削都應算還給佃戶。縣府出席仲裁會議的孫副縣長當場說：「按照天理國法，偽費應由業主負擔；但依照人情，為照顧地主生活，偽費可由主佃雙方四六分攤。不過，還要依據業主的經濟狀況，原則上要照顧到雙方的生活。」石塘區的爭執，就在這「照顧到雙方生活」的原則下，得到了雙方贊同的解決，額外剝削只算預借麥、偽費、修車、加租、修溝挖圩等五筆，其餘一概免算。

蘇北的佃農們就是在這樣的原則和辦法之下，從過去幾百年來非人的地獄生活裏得到翻身了，他們的翻身自然不能不叫地主們多多少少減低一點利得，但是，比之過去千百個農民的飢餓和死亡，那末這一點地主的損失又算得什麼呢？誰能說終年終生出力流汗的佃農們的翻身是不應該的？

談秧歌運動的概況

張庚

關於秧歌劇或是秧歌運動的問題，近來各邊區和外面文化界，知識界的人士很注意。很想知道它的特點、道理。很慚愧的，這方面的經驗，我們做秧歌工作的一點沒有很好的在一起交談過，更談不到總結它。現在許多親身參加這個運動的朋友也分散得很遠了，更沒有機會聚談了。個人雖然有些意見，但也祇是一些片斷，因此要說出來，就不免於零星和片面。這些意見也和人零碎隨便交換過，但也只是很少數人的意見。我在這裏寫出來，是作為向更多朋友們交換意見，以求得將來能夠得出完整、全面和系統意見的一個開始。所以希望朋友們多多提意見。

在整風運動之前，延安的劇團也曾經扭過秧歌：一期因為文化工作者不去注意它，再則作戲劇工作的人自己也沒有認真去研究它，所以就沒有造成一個運動。整風以前，在延安和敵後的一些地方也會經過了普及工作編過一些「小調劇」，也是以民間小調來插入小劇中的，但是寫的人，演的人，看的人（文化界的觀衆）都不重視它，認為它是普及的東西，可以草草寫成，草草演出，草草看過的。因此，這種小調劇因為工作需要常常有人寫、演，但並沒有形成什麼運動。雖然，這中間也仍然不是沒有好的作品。

這一次秧歌運動之所以普遍展開起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做文藝工作的朋友搞通了一個問題：向老百姓學習。整風以前，雖然有個別的劇團如

民衆劇團在學習民間這方面是一直在努力的，但是絕大多數的戲劇工作者對於必須向民間學習這點是沒有什麼認識或者認識很少的。以為普及工作就是把工作做得簡單一些，馬虎一些，粗糙一些的意思；以為老百姓不能接受什麼細緻的東西。至於有沒必要向老百姓學習呢？在那時，相當大一部分戲劇工作者的腦子裏所存在的，不是有沒有必要的問題，而是老百姓那裏根本沒有什麼可學的問題。

整風以後，毛澤東同志指示我們，先要做老百姓的學生，然後才能夠做他們的先生；教我們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這樣大多數戲劇工作者才漸漸醒悟過來，開始嚴肅地注意到陝北民間流行的藝術，秧歌上面來了。我們說這次的態度是嚴肅的，因為已漸漸不把秧歌看成一個單純表現低級趣味，表現色情內容的東西，漸漸看出它的內容和形式是很豐富，很值得仔細研究的；這種感覺，是越和它接觸得多，了解得多的時候就越加證實。後來，不能不十分驚異，原來中國民間藝術竟是如此有內容，有藝術性；把從前那種看不起它的心理完全翻了過來，成爲激賞了。在這種情形下，創作秧歌舞和秧歌劇的態度也越來越嚴肅，慎重，一反整風以前的輕率態度，因為老百姓絕不是沒有高尚藝術趣味和現實主義的藝術觀點的。

再就是在這運動過程中解決了一個形式和內容矛盾的問題。這個問題給我們做戲劇工作的人糾纏的日子可以說不短，舊瓶可不可以裝新酒，形式能

不能完整，內容被不被歪曲等等，都成了紛爭不已不得解答的問題。這一回的秧歌運動，並非是一開始就解決了這問題，而是在開始時根本就沒有這問題。秧歌運動的開始，是爲了宣傳生產，表揚勞動英雄，那時的觀念是利用這老百姓所熟悉和愛好的形式，來表現老百姓和部隊對於生產的熱情和積極性。注意力當時是集中在內容上。當時的問題是如何能把這完全新鮮的內容，用最簡單、最樸素，爲老百姓所喜歡的形式表現出來。

爲了不損害內容的現實性，當時對於秧歌的形式並不拘泥；又因爲對於秧歌這民間形式並不很熟悉，所以就大胆無所顧忌。當時對於一點是十分注意的：就是堅決掃除秧歌中間開角的胡鬧如男女「騷情」的東西，因而秧歌也就是具有一種適於胡鬧和「騷情」的特別形式，形成一部分特有的技術。當時我們是大胆突破這一方面的；同時秧歌並非全部是這樣的東西，它還有大部份是好的，表現勞動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性格的東西；特別是當我們細心去搜尋的時候，秧歌這種藝術中間，的確深藏着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反抗剝削和壓迫的現實內容，和適於他們勞動生活樸實健壯的風格和技巧；這些都是以後慢慢知道的。我們在編秧歌的過程中，先是抓緊現實主義的作法，突破了形式。後來在不斷的學習中，認識了秧歌技術中的積極部分，設法掌握和發揮它。另一方面，我們都是演話劇出身的，無疑的，自然而然就把話劇中間能夠反映農村現實，能夠爲農民所接受的手法運用到秧歌中間去。現在的秧歌早已不是原來的民間舊式的秧歌，也不是由城市裏來的話劇，對於上面兩者來說，它是一種新形式。可以稱之爲新秧歌，或按照老百姓的話來說：「受苦人自己的秧歌」。「受苦」這



「兒妹開荒」是以鼓勵生產為主題的秧歌劇，在解放區深受老百姓的歡迎。黃炎培、趙超構諸先生在訪陝觀看該劇後，都稱讚不絕，認為是百看不厭的好劇。後數度在滬、滬等地演出，也為各界讚譽。這張年畫是該劇的一個場面。

兩個字，在陝北就是勞動的意思。編成普通話：就是勞動者自己的秧歌。因為它的主人公都是勞動者，而不同於舊戲裏的那一套：皇帝、大官、相公、小姐他們當主角，而農民只是以小丑姿態出現。

這裏我們必須注意和認清一件事，就是因為秧歌是民間的、農民的，而非如地方戲是地主紳士的，更非如崑曲平劇是宮廷的，所以在形式和內容上，原來就有很多積極因素。所以在形式上能夠突破，能夠改造。但也更要注意和認清，這些新秧歌是把中心放在內容上，注意所反映的生活的現實性，不為技術上的理由歪曲一點點現實，真正以革命工作者的精神，把老百姓的喜怒哀樂如實地反映給廣大的觀眾；而還反映的角度不是站在小資產階級「同情」、欣賞或「指導」的立場，而是要求站在老

百姓自己的立場。在這方面，為了獲得老百姓的立場，克服知識份子氣味的流露，許多秧歌作者，導演，演員的確下了一些苦工，和老百姓合作寫劇本，請老百姓當導演等。在這樣一種堅持現實主義，堅持工農兵立場的做法下，這個形式的突破雖然大，却也是堅決被保障着，決不讓從知識份子的趣味，從藝術的偏愛出發，而一定要從熱愛工農兵，為工農兵服務的精神出發。這樣，這個新形式才漸漸變成了工農兵所喜愛的，特別是農民和士兵所喜愛的形式。

因為是朝着這個方向走去的，所以新秧歌這種形式出現之後不久，很快的就普及開了。在民國三十二年三十三年這兩年中間，陝甘寧邊區的老百姓，特別是愛紅火會要的人，都異口同聲的說，新秧

歌就是這樣鬧的嗎？那我們也會鬧，就回去組織起一班人自己編出劇本演起來了。在邊區廣大的老百姓秧歌隊中，產生了很多的優秀作品、演員，在邊區文教會上，也會經獎勵了其中被大家所知道了的最優秀的一部份。關於這一類作品，我們選了一個集子，作為秧歌劇的第三集，打算出版。

從以上的事實，可以看出秧歌運動已在邊區開始解決又一個問題，就是普及和提高聯繫起來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提倡了二十多年的文藝大衆化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開始得到解決，決不是秧歌運動自己單獨的力量，而是在邊區民主政治的條件下，這才能很快的開始實現的。對於開秧歌，首先是要老百姓生活過好了，肚子不餓了，身子不冷了，這才興緻高起來的。有了這個條件才能去發動；其次呢，邊區政府對於老百姓文化生活的提高是當作一件事情認真辦的。對於村鄉秧歌隊的扶植，贊助，精神和物質上的鼓勵工作是作得很細緻的。在這樣的精心培植下，一把選好的種子撒下去，邊區的羣衆藝術怎麼會不開出鮮豔的花來呢？

中國的老百姓，就我個人所走過的地區看來，是很有藝術天才的。在我們中國的人民中間，埋藏着豐富的藝術遺產。如果政治是民主的，為老百姓辦事的，老百姓只要吃飽了，穿暖了，沒有人來隨便欺侮他們的話，他們就會使中國遍地都開滿藝術的鮮花的。

秧歌運動的情形大致這樣介紹了，很簡單，很不全面。但不能說得太長了，自然，秧歌發展在過程中並不是一帆風順毫無困難的，這中間的曲折偏向，以及如何走出曲折克服偏向的詳細過程，只有以後再在別的地方來談了。

這樣子的介紹不知道能對讀者有些幫助否？

羣衆信箱

本欄歡迎各階層讀者投函，請把你痛苦、希望、要求和奮鬥的情形寫給我，當儘量盡力。

我也參加了遊行

編者先生：

我的妻子和奔跑了一天，我的孩子都已入睡了。我雖然同我的孩子一樣疲倦，但我却睡不着。我告訴你：我今天也參加了遊行！

我自己以前曾讀過一年大學，後因家庭經濟困難供職，就讀學在一個機關裏做了一個小職員。現在我是一個小百貨店的主入。我的一個在中學裏讀書的男孩昨天晚上告訴我，今日晨上海各校的學生和工商界的團體要歡送八個代表到南京去請願，要求停止內戰，實現和平；並且說歡送後還要遊行。真的，這內戰實在不能再打下去了。就拿我這個小小的百貨店來說，就難得維持下去。而今買東西的人實在太少了。爲什麼？因爲大家都沒有錢。現在政府爲了殺自己，爲什麼遊行呢？」接着她就解釋歡送這些代表到南京去是爲什麼的，爲什麼要反對內戰，爲什麼要和平，等等。

已人，不惜把辦學校的錢減少，弄得教員的生活還要靠學生沿街募化；拚命印鈔票之不足，還要美國人幫忙，供給槍炮，運輸軍隊，大量貸款。但人家既不是你的親生爺娘，那有個白幫忙的道理？於是爲了討好，就拚命的去生意給人家做；明明自己可以生產的東西，却偏要向家人去買，還怕人家運費太高，還存體貼，無微不至，讓人家把船開到自己的內地來，登堂入室，弄得自己滿臉羞慚，唯有聽人擺佈。這樣下去，中國人那裏還有活命！」

然而顯然她是太激動了，她的話是說得那樣急促，簡直叫人不容易聽懂。我想到我對這些道理比她懂得更多，更透徹，然而這不過才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却站在我面前，在向我說教。她的臉通紅，頭髮被汗水黏在臉頰上，嘴角上都是白沫。我又想到我自己的那孩子那忘記一切的情景，我又想到黃廷芳老先生，他老人家已經那樣大的年紀了，却不避勞苦，長途跋涉到南京去請願。於是我的臉更紅了，這紅不是興奮，而是慚愧。我的念頭一轉，我的心也激烈的跳動起來。我忽然攔斷她的話頭，問她是不是也可以參加遊行。她立即跳了起來說：「歡迎，歡迎！」同時就拉着我的衣袖，大聲的呼喊：「歡迎這位先生參加我們的遊行隊伍！」我只聽見一陣呼喊和鼓掌的聲音，我回頭看見我老婆的眼睛睜得圓圓的，但我已身不由主的跳了進去。

今天一清早，天剛亮，我的孩子就走了。快到十二點鐘，隊伍走到我家門口。我一眼看見了我的兒子。臉漲得通紅，汗水從額上臉上順着耳根直往下流。我一連叫了他兩聲，他却沒有聽見；我聽見他在邊上的一個學生叫了一聲「反對內戰！」，就看見他也叫了起來，頭上的血管突然粗粗起來。我好像聽見了他的聲音，但那是多麼響亮，多麼粗壯的聲音呀——那不是他一個人的聲音，是無數人的聲音匯合起來的一聲巨吼！

把一直悶在肚子裏的氣盡情宣洩，多少年來沒有過這樣的痛快。內戰實在不能再打下去了。但使我感到十分生氣的是在學生當中居然也有十

我的心中開始跳起來了，我覺得我的臉開始發燒。正在這時，一個學生走到我的面前，向我的手裏塞進兩張小的紙片。我還沒有來得及看，又一個女學生走了過來，就開始說起話來了。她首先問：「你們知道我們今天

分糧食的。當隊伍走到南京路時，只見從永安公司的樓上飛下了許多的小紙片。一張剛好飛到我的頭上，我就抓住了。一看是「上海市學生反內戰大同盟」署名的標語。當時我到沒有注意。到了後來，就聽說就是散發這些標語的人掉玻璃瓶，石頭子，而且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了。這就使我懷疑起來，使我又想起「反內戰」這三個字來。在抗戰以前，政府爲了要打共產黨，不也就是說的要「戰平匪亂」麼？現在又說是「反內亂」，豈不是依然要「戰」，要「剿」，也就是說這自相殘殺的內戰還要繼續下去麼？

不過，這「亂」字也還可以這樣解釋。今天的國家的確是「亂」得一塌糊塗了：對內而言，工廠被本國門，工人失業餓肚子，商人沒生意做，災荒遍地，餓殍載途；對外而言，國際地位降落，所謂四強之一，徒有其名，而主權喪失，國格掃地，直迫有清末也。這「亂」的確是應該反，必須反的。然而，這種「內亂」豈非正是「內戰」之嗎！至於玻璃瓶，丟石頭子，顯然更只是胡鬧了。

但不管怎樣，我竟然參加了這個遊行，雖然甚至到現在我似乎還有點不大相信這是真的。我感覺酸軟，喉嚨作痛，全身無力，但是依然毫無睡意。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於是我就寫給你這封信，希望能夠在你們的信裏發表出來。

金萬全上六月二十三日夜

羣衆

編輯 羣衆雜誌社
發行 羣衆雜誌社
上海朱葆三路廿五號十一室
電話 八一—一八〇號
經售 本外埠各大書店
定價 法幣四百圓
內政部登記證 六八六五號